

第一卷



昨日之歌

北游及其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冯至全集

第一卷

昨日之歌
北游及其他

本卷编者 刘福春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至全集/冯至著；韩耀成等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
ISBN 7-5434-3701-5

Ⅰ．冯…　Ⅱ．①冯…②韩…　Ⅲ．①冯至-全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Ⅳ．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110 号

冯至全集
第一至十二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 北 新 华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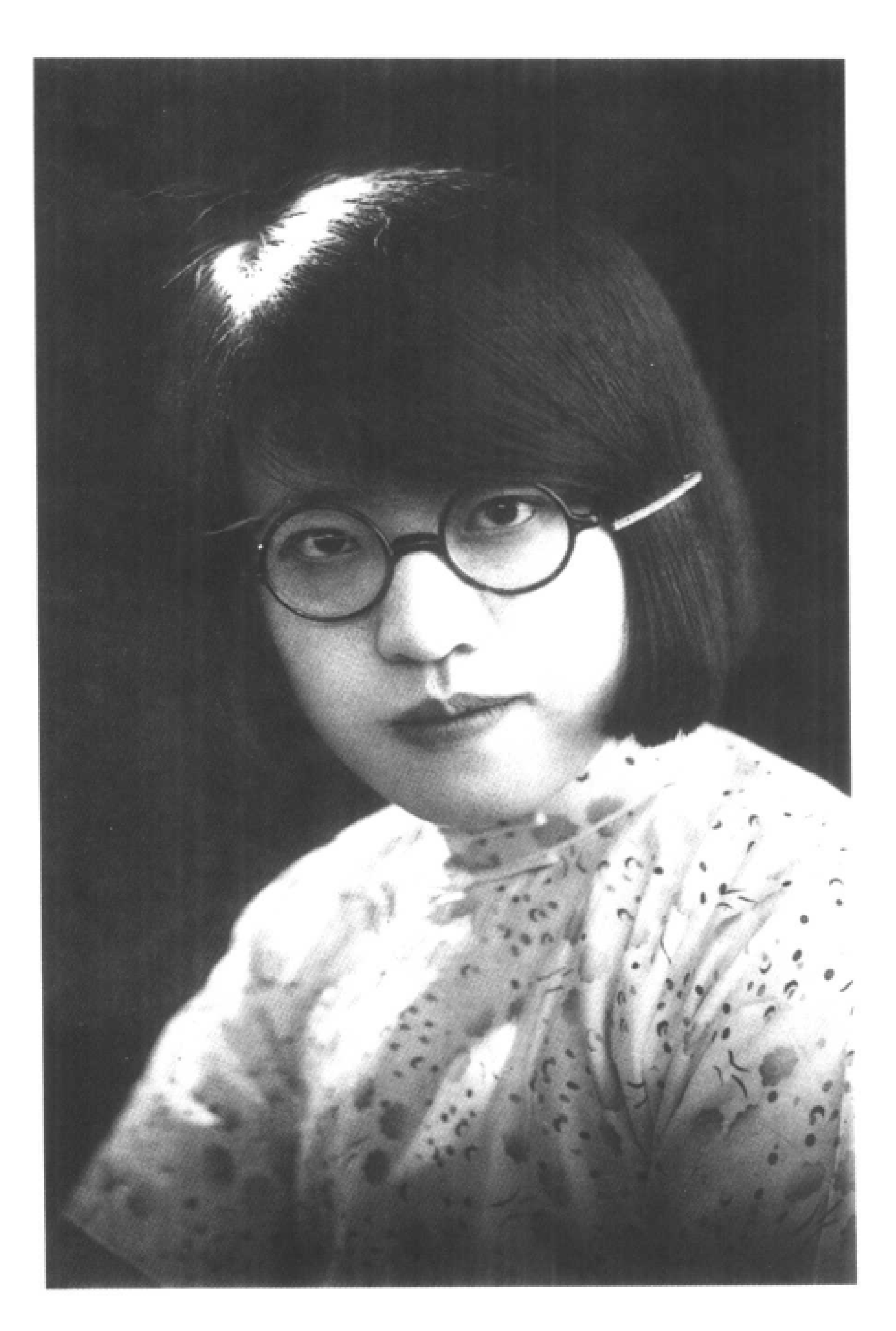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1/32　180.625 印张　3713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　定价：366.60 元（共十二卷）
ISBN 7-5434-3701-5/I・492



冯 至 先 生（1990年）



1928年初摄于哈尔滨。下边的德文为冯至亲笔书写的荷尔德林的诗句："没有人能够从我的额上取去悲哀的梦吗？"



初识冯至时的姚可崑



1921年报考北京大学时



歸　鄉

馮　至

序詩

家鄉開遍了平凡的花朵，
摘不到奇異的果實；
只因無處可使我停留，
我只好暫時漂去！

1. 車上

怕到家鄉，
又要到家鄉，
火車不容我躊躇，——
載我南行！
孤苦的魂靈兒，
你飛罷——
向何方！

—1.28.—

2. [illegible]

我折了這朵，
這朵花兒憔悴！
我摘了這朵，
這朵花兒憔悴！
牠含著將放
未放的苞兒，
那知道自己的美麗！
只在春日陽光裏，
含著牠的深意！

1923年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以《归乡》为总题的二十三首诗，这是冯至作品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

诗集《昨日之歌》初版本（1927年）





诗集《北游及其他》（1929年），封面为日本画家永濑义郎的木版画《沉钟》



诗集《十四行集》初版本（1942年）



冯至的部分著作



在第一届诗歌评奖会上与臧克家（中）、公木合影（1983年3月）



在第二届诗歌评奖会上与邹荻帆（左一）、艾青（左二）、徐迟合影（1986年1月）



1987年9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意大利，在蒙代罗文学奖基金会授予王蒙特殊奖的颁奖仪式上朗诵自己的十四行诗《威尼斯》

《冯至全集》出版说明

冯至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大影响的文学家。早年鲁迅先生即称誉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是著名诗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学贯中西，著述广博，在诗歌、散文、历史小说创作，在杜甫研究以及德语文学研究和翻译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冯至先生是河北省涿州人，因此编辑出版《冯至全集》是河北教育出版社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我们对祖国文化建设应做的一份贡献。

全集除收入作者全部已发表的文学作品、译作、学术著作和书信外，还收入了迄今为止搜集到的未曾发表的遗作、书信及其他史料。全集按文体分类，以写作时间编序，共计十二卷。曾经出版过的作者自编文集、诗集，一般均按原貌收入；不同文体的作品集和未曾出版过的作品，按文体归类入集；多次发表并有改动的作品，按作者最后认定的版本入集。作者所加的注释和说明，

全集中保持原貌；译作中人名地名保持原貌，凡有所改动均在编者注中加以说明。

全集邀请季羡林先生、徐梵澄先生、汝信先生任编辑出版委员会顾问；姚可崑女士、绿原先生任主任委员，主持全集的编选工作。全集各卷文体分类及编委分工如下：第一、二卷为诗歌，由刘福春先生编；第三、四、五卷为散文、小说、随笔等，由张恬女士编；第六卷为学术著作，由吴坤定先生编；第七、八、十一卷为学术著作、译著，由范大灿先生编；第九、十卷为译诗、译著，由韩耀成先生编；第十二卷为书信、自传和年谱等，由冯姚平女士编。

全集在征集、整理、编辑过程中，顾问、编委们付出了巨大的心智和艰辛的劳动；同时，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热心予以指点和帮助，在此我们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9月29日

《冯至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

顾　　问：季羡林　徐梵澄　汝　信
主任委员：姚可崑　绿　原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姚平　刘克琦　刘福春
范大灿　吴坤定　张　恬
姚可崑　曾镇南　绿　原
韩耀成

说　明

本卷收入《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和《十四行集》三部诗集及部分集外诗歌。

《昨日之歌》是作者的第一部诗集，北新书局1927年4月印行，为“沉钟丛刊”第二种。

《北游及其他》是作者的第二部诗集，北平沉钟社1929年8月出版，为“沉钟丛刊”第六种。

《十四行集》是作者的第三部诗集，桂林明日社1942年5月初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1月重版。

集外诗是作者未曾结集的1949年

10月以前的诗作。

以上三部诗集中的一些诗篇，作者在编入其他选集时曾多次予以修订。本卷所收的诗作，都依作者最后的修订本编入，并据初版本作了校勘，其中有较大改动的，择要在题注中说明，以供参考。

本卷注释除诗后附注与页下标明作者注外，其余均为编者所加。

《冯至全集》总目

目　录

昨日之歌

卷上

北游及其他

十四行集

集　外

昨日之歌

本书共收录作者1921年至1926年所做的诗作五十二首，北新书局1927年4月印行，为“沉钟丛刊”第二种。这些作品多发表于《创造》季刊、《浅草》季刊、《文艺旬刊》、《沉钟》周刊等报刊，部分诗作后来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和《冯至选集》。

卷　上

绿　衣　人*

一个绿衣邮夫，
低着头儿走路，
也有时看看路旁。
他的面貌很平常，
大半安于他的生活，
不带着一点悲伤。
谁也不注意他
日日的来来往往。
但是在这疮痍满目的时代，

---

* 原载 1923 年 5 月《创造》季刊第 2 卷第 1 号。初收《昨日之歌》；编入《冯至诗选》时，做了较大改动，后曾收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他手里拿着多少不幸的消息？
当他正在敲人家的门时，
谁又留神或想，
“这家人可怕的时候到了！”

1921

问*

他问他的至爱人，“你爱我吗？”
她说，“我是爱你的。”
他们身旁的玫瑰盛开，他便摘下一朵，挂在她的胸前了。

第二天他又问他的至爱人，“你为什么爱我？”
她说，“我为爱你而爱你，人间只有你是我所爱的。”
他们身旁的玫瑰尚未凋谢，他又摘下一朵，挂在她的胸前了。

第三天他问他的至爱人，“你怎样的爱我？”
她说，“我是爱你的，无条件地爱你——与爱我的生命一样。”
他们身旁的玫瑰只剩下几朵了，他还摘下一朵，挂在她的胸前。

*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最后他问他的至爱人，“你爱我，要怎样？”
她不能回答，——被快乐隐去的泪，一起流出来了！
他们身旁的玫瑰，一朵也没有了！

1922 暮春

满天星光*

我把这满天的星光，
聚拢在我的怀里，
把它们当做颗颗的泪珠，
用情丝细细地穿起——
穿成了一件外氅
披在爱人的身上！
还有那西边的
弯弯的月儿，
也慢慢取了下来，
去梳她那温柔的头发。

我们赞叹着古代的仙人，
我们吹着箫，
我们吹着笙，

*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题为《满天星辰》。初收《昨日之歌》，略有改动，并改题为《满天星光》。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我们的音调蜜吻，
我们御风而行，
我们到了天空，
天的最上层——
将外氅打开，
另把这满天的星斗安排！
重把笙箫合奏，
超脱了世上的荣华，
同那些浮浅的悲哀！

1923

一 颗 明 珠*

我有一颗明珠，
深深藏在怀里；
恐怕它光芒太露，
用重重泪膜蒙起。

我这颗明珠，
是人们掠夺之余；
它的青色光焰，
只照我心里酸凄！

---

* 原载 1923 年 5 月《创造》季刊第 2 卷第 1 号，为组诗《归乡》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不能容忍了*

我不能容忍了，
我把我的胸怀剖开，
取出血红的心儿，
捧着它到了人丛处。

有的含着讥诮走远了，
有的含着畏惧走远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只得也缓缓地走去。

*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为组诗《归乡》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到了十几处，
十几处都是如此。
抱着心儿暂时休息着，
人们又在那边聚集着。

1923

夜深了*

夜深了，神啊——
引我到那个地方去吧！
那里无人来往，
只有一朵花儿哭泣。

夜深了，神啊——
引我到那个地方去吧！
更苍白的月光，
照着花儿孤寂。

夜深了，神啊——
引我到那个地方去吧！
那里是怎样的凄凉，
但花瓣儿有些温暖的呼吸。

---

*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为组诗《归乡》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夜深了，神啊——
引我到那个地方去吧！
我要狂吻那柔弱的花瓣，
在花儿身边长息！

暮　雨*

醒后正黄昏，
窗外雨声淅淅，
啊，初春的暮雨！

把我的心儿掩埋了，
眼前又是一春的
落花飞絮……

1923

* 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楼　上*

——天上啊，人间！
我望遍
东西南北，
这般无意绪——
下去吧，
我又如何下去？

天上沉寂，
人间纷纭——
这里又怎能供我
长久徘徊！
怅惘，孤独，
终于归向何处？

*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题为《畅观楼顶（万牲园）》。初收《昨日之歌》，有改动，并改题为《楼上》。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云含愁，
水轻皱——
我若知它们的深意，
就该投入水里，
或跑到西山，
入了云深处！

身寒，心战！
风，吹我如何下去？
展开书，
书里夹着黄花——
我为了我的命运吻它，
我为了她的命运哭泣。

新 的 故 乡*

灿烂的银花
在晴朗的天空飘散；
金黄的阳光
把屋顶树枝染遍。

驯美的白鸽儿
来自什么地方？
它们引我翘望着
一个新的故乡：

* 原载 1923 年 12 月《浅草》季刊第 1 卷第 3 期，题为《归去》，为组诗《残余的酒》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收入《冯至诗文选集》时，做了少许改动，并改题为《新的故乡》。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汪洋的大海，
浓绿的森林，
故乡的朋友，
都在那里歌吟。

这里一切安眠
在春暖的被里，
我但愿向着
新的故乡飞去！

1923

歌　女*

梦见一个歌女，
抱着琵琶歌唱；
她的哀怨之音，
睡眠在四条弦上。

乌黑的头发
烘托出忧郁的面貌，
身着雪白衣裳，
双颊微微若笑。

尽是些浪漫的歌词，
她的歌声靡靡——
“窗外雨正凄凄，
儿女对灯啼泣！”

* 原载1923年12月《浅草》季刊第1卷第3期，为组诗《残余的酒》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最后我忍不住了，
倒在她的怀里，
握住她的手儿，
她再也唱不下去。

她滴下一颗泪珠，
滴在我的口内，
我郑重地把她咽了，
说不出的辛酸滋味！

小　船*

心湖的
芦苇深处，
一个采菱的
小船停泊；

它的主人
一去无音信，
风风雨雨，
小小的船篷将折。

1923

* 原载 1923 年 12 月《浅草》季刊第 1 卷第 3 期，题为《小艇》，为组诗《残余的酒》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编入《冯至诗选》时，改题为《小船》，后曾收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狂风中*

无边的星海，
更像狂风一般激荡！
几万万颗的星球，
一齐地沉沦到底！

剩下了牛女二星，
在泪水积成的天河，
划起轻妙的小艇，
唱着哀婉的情歌。

愿有一位女神，
把快要毁灭的星球，

* 原载1923年12月《浅草》季刊第1卷第3期，为组诗《残余的酒》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一瓢瓢，用天河的水，
另洗出一种光明！

1923

残余的酒*

“上帝给我们，
只这一杯酒啊！”
这么一杯酒，
我又不知爱惜——
走过一个姑娘，
我就捧着给她喝；
她还不曾看见，
酒却洒了许多！
我只好加水吧，
不知加了多少次了！

可怜我这一杯酒啊！
一杯酒的残余呀！
那些处女的眉头，

* 原载1923年12月《浅草》季刊第1卷第3期，为组诗《残余的酒》之《序诗》；初收《昨日之歌》，改题为《残余的酒》。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是怎样一杯浓酒的充溢！
我实在有些害羞了，
我明知我的酒没有一些酒力了，
——我还是不能不
把这杯淡淡的水酒，
送到她们绛红的唇边，
请她们尝一尝啊！

怀——*

若是我，眼皮微微合上，
啊！你这蓝帽的女郎——

你既穿着灰色衣裙，
为何又戴着那蓝色的草帽？
惹得我的梦魂儿，
尽在你的身边缠绕！

风声中的雨声，
这般断断续续——
纷纷乱乱的人间，
你今宵睡在何处？

啊，在少女幽静甜美的睡中，
可能有路上不相识的青年入梦！

---

* 原载1923年12月《浅草》季刊第1卷第3期，为组诗《残余的酒》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追　忆*

日光满窗了！
你还微闭着眼，
躺在床上，
作什么追忆？

“啊，我昨夜所想的，
那甜美的境地——
在最甜美的时候，
我昏昏睡去了！”

* 原载1923年12月《浅草》季刊第1卷第3期，为组诗《残余的酒》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初夏杂句*

1

“红的，红的，红樱桃，”
“青的，青的，青杏子，”——
于今都哪里去了
那半月前的飞絮？

2

最怕听，苍蝇同蜜蜂，
在日光中的歌调，
最怕听的是，万籁声中

---

* 原载1923年12月《浅草》季刊第1卷第3期，题为《初夏》，为组诗《残余的酒》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略有删节，并改题为《初夏杂句》。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隐约约，夏天到了！

3

恹恹地又度了一春，
春已尽，自家还不知觉。
夜雨潇潇，
唱着“所罗门”的牧歌；
——可怜的牧童啊，就是羊儿
都寻，寻也寻不着了！

4

那晚的一钩新月，
一直的被我望入
西北的浓云中——
等了不知多少时，
它却终于出不来，云幕的重重！

5

并不曾那样像去年，
听取燕子的呢呢，
戴胜鸟的啼声，
也不知尽向何处去？

6

偶然隔着楼窗，
望那夕阳染遍的杨柳——
唱多少遍古代的诗词，
无奈柳阴下没有河流，
泛不来采莲的小舟！

别　友*

1

好一个悲壮的
悲壮的别离呀。
满城的急风骤雨，
都聚在车站
车站的送别人
送别人的心头了。

雄浑的风雨声中，
哪容人轻轻地

* 原载1923年12月《浅草》季刊第1卷第3期，题为《别羡季》，为组诗《残余的酒》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略有改动，并改题为《别K》；编入《冯至诗选》时，又改题为《别友》，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羡季、K即顾随（1897—1960），字羡季，别号苦水，河北清河县人，现代作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

说些委婉的别语？
朋友，你自望东，
我自望西，
莫回顾，从此小别了。

2

赞颂狂风暴雨，
因为狂风暴雨后，
才有这般清凉的世界。
我失掉了什么？
啊，车轮轧轧的声音
重唤起我缠绵的情绪。

梦一般寂静地过去了，
心里没有悲伤，
眼中没有清泪；
朋友，你仔细地餐
餐这比什么都甜
比一切都苦的美味吧！

1923

窗　外*

老槐的
英雄姿态！
金绿的叶儿，
随着微风摇摆，

无数黑衣的
燕子飞翔——
似谁家吹玉笛，
吹得声音嘹亮！

青天只有白云，
白云沉思无语，
雀鸟儿不住地
在何处唧唧？

---

* 原载1923年12月《浅草》季刊第1卷第3期，为组诗《残余的酒》之一首，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灰色屋顶，
也披满夕阳，
瓦栊上渍着的石灰，
正如耶稣的白衣跪像！

瞽者的暗示*

黄昏以后了，
我在这深深的
深深的巷子里，
寻找我的遗失。

来了一个瞽者，
弹着哀怨的三弦，
向没有尽头的
暗森森的巷中走去。

1923

* 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和《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宴席上*

（双十节的夜里，听友人C君叙他今夏在西湖玛瑙寺中的梦境，同时又谈及远方朋友的运命遭逢；成此诗，寄给上海的C君及印度洋上的L君。）

蜡烛更换了三遍了，
怎么还不天明呢？
窗纸既不发白，
鸡声也是辽远呀。

这是我们的厨娘，
备下了这席圣宴，
有厚味的菜，
有喝不尽的美酒。

* 原载1923年10月25日《文艺旬刊》第12期，原有副题"——呈如稷，翔鹤；并示C君"。初收《昨日之歌》，删去副题，增一小序。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她频频对我们叙说，
她如何善于烹饪——
她说，甜的味儿如何浅，
辛酸的，是怎样深沉。

我们都静默无言，
更含了几分醉意。
窗外不知什么声响，
可是风吹落叶沙沙？

还没有到了深秋，
哪会有许多落叶——
原是弹人心曲的姑娘，
轻轻地推门而入。

在这样的席上，
她是十分可爱的——
她的双颊苍白，
唇上点染着一些红色。

她抱着什么乐器，
我也无从认识。
只那团如云的乌发，
却髣髴着几点温柔。

她将她的乐器，
慢慢地弹动了——
她轻缓的歌声，
正如她衣衫的清淡。

“他愁苦了他的青春，
只想换她的换不来的心。
她最后把心捧到他的面前，
可是他说，他已经做了僧人！”

“酒变成泪，泪又变成酒，
何处寻，那寻不到的真情！
在风雨阴霾之夜，
他孤零零地徘徊荒径！”

“终于是两手空空地
可怜他东西南北的狂奔，
又到了茫茫海外，可容他
“‘寂对河山叩国魂’！”

她唱完了这么三个曲子，
席上的静默更可怕了。
我满满斟了一杯酒，
送到她的唇边。

她接了我的酒杯，
把乐器放在一旁；
一杯酒都被她饮尽了，
乐器的余音还在微微地响！

残　　年*

朋友啊，
酒冷，茶残！
我们默默，
噤若寒蝉。

无可诅咒，
无可赞美：
百般的花朵，
一样的枯萎！

我们默默，
噤若寒蝉——
朋友啊，
酒冷，茶残！

* 原载1924年1月18日《文艺旬刊》第19期，题为《赠C.S.君》，为组诗《残年》第一首。初收《昨日之歌》，改题为《残年》。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你——*

一天我委委屈屈地
向着你的明眸泣告——
人间是怎样的无情，
我感受的尽是苦恼。

你殷殷勤勤地劝我，
忧思，能够令人衰老；
你更问我能不能
向着你的明眸微笑！

你的话是雨后的南风，
将我的愁云尽都吹散；
但我仔细看你的眼眶里，
也是汪汪地泪珠含满。

1924

---

* 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秋千架上*

我躺在嫩绿的浅草上，
望着你荡起秋千；
春愁随着你荡来荡去，
尽化作淡淡的青烟。

我的姑娘，你看那落日，
它又在暮霭里消沉——
只剩下红云几抹，
冷清清，四顾无人！

* 原载1924年4月15日《文艺周刊》第29期，初收《昨日之歌》，略做改动。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春 的 歌*

丁香花，你是什么时候开放的？
莫非是我前日为了她
为她哭泣的时候？

海棠的花蕾，你是什么时候生长的？
莫非是我为了她的憧影，
敛去了愁容的时候？

燕子，你是什么时候来到的？
莫非是我昨夜相思，
相思正浓的时候？

丁香、海棠、燕子，我还是想啊，
想为她唱些“春的歌”，
无奈已是暮春的时候。

1924

* 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琴　　声*

绿树外，小窗内，
是谁家肯把
这样轻婉的幽思
缕缕地写在静夜里？

夜色随着琴声颤动，
颤动得山上山下的树
都开遍了花，
微风吹着花儿细语。

最后那弹琴人
情愿把沉逸的哀音
变为响亮，

* 初收《昨日之歌》，题为《绿树外》；编入《冯至选集》时，略有删节，并改题为《琴声》。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好惹得远远近近
都泪琅琅
滴满了襟裳！

1924

在海水浴场*

浪来了，你跳入海中，
浪平了，又从海中跳起，
跳在平板的船儿上，
唱着你故乡的歌曲。

浴衣衬着你的肌肤，
金发披在你的双肩，
岩石为着你含了愁容，
潮水为着你充满疯癫。

---

* 原载1924年7月29日《文艺周刊》第44期，题为《海滨》，原诗只前一节。初收《昨日之歌》，为组诗《在海水浴场》第一首，改题为《浪来了》，并增后二节诗。编入《冯至诗选》时组诗取消，此诗直接改用原组诗的总题《在海水浴场》；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可是在什么地方
好像是见过你的情郎？
他夜间在阴森的林里
望着树疏处的星星叹息！

1924

沙　　中*

在这松散的沙中，
却于一团温馨凝聚；
唇儿吻在沙里边，
深吻着脂汗的香气。

我的双臂懒懒地
向暖暖的空中前伸，
依然触着了（那昨天的）
柔腻的玉体横陈——

怎能从这海浪里，
涌出来魔术的少女，——
倩她攫去了我的灵魂，
只剩下唇在沙中狂吻！

* 初收《昨日之歌》，为组诗《在海水浴场》第二首。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海　　滨*

风吹着发，又长了一分，
苦闷也增了一寸；
雄浑无边的大海，
它怎管人的困顿！

那边是悲切的军笳，
树林里蝉声像火焰；
波浪把一座太阳
闪化作星光万点。

---

* 初收《昨日之歌》，为组诗《在海水浴场》第三首，题为《风吹着发……》；编入《冯至诗文选集》时，改题为《海滨》。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远远的归帆
告我新闻一件：
“有只船儿葬在海心，
在一个凄清的夜半！”

1924

墓　旁*

我乘着斜风细雨，
来到了一家坟墓；
墓旁一棵木槿花，
便惹得风狂雨妒。

一座女孩的雕像
头儿轻轻地低着——
风在她的睫上边
吹上了一颗雨珠。

我摘下一朵花儿，
悄悄放在衣袋里；
同时那颗雨珠儿
也随着落了下去！

* 原载1924年8月5日《文艺周刊》第45期，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雨　夜*

树林里聚集着
无数的幽灵，
它们又歌又舞，
踏着风声雨声。

蟋蟀在草里鸣叫，
它们永不停息；
可有个行路的人
在林里迷失？

闪电闪在林里，
照给他一条小道——
蝉在树上骤然鸣，
鸟在谷中应声叫。

* 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集》、《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雷声击在林里，
幽灵们四方散去，
散到隐秘的地方，
唱着凄凉的歌曲：

"憔悴的马樱花须，
愁遍山崖的薜荔，
随着冷雨凄风
吹入人间的美梦里。"

1924

孤　　云*

我对望亭亭的孤云，
凄惶欲泣。

它来自北方的
那座灰色的城里。

在那座城里
事事都成陈迹。

我怎能把它
也撕成千丝万缕？

1924

* 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诗集》、《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是一条小河*

我是一条小河
我无心从你身边流过，
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
投入了河水的柔波。

我流过一座森林，
柔波便荡荡地
把那些碧绿的叶影儿
裁剪成你的衣裳。

我流过一片花丛，
柔波便粼粼地
把那些彩色的花影儿
编织成你的花冠。

---

* 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集》、《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最后我终于
流入无情的大海，
海上的风又厉，浪又狂，
吹折了花冠，击碎了衣裳！

我也随着海潮漂漾，
漂漾到无边的地方；
你那彩霞般的影儿
也和幻散了的彩霞一样！

1925

夜　步*

一支烛光苍苍地
在那寂寞的窗内——
既不照盛筵绮席，
更不照恋人幽会。

几粒星光茫茫地
映在这死静的河内——
既无人当做珍珠串起，
更无人当做滴滴清泪。

烛光啊，你永久苍苍，
星光啊，你永久茫茫；
我永久从这夜色中
拾来些空虚的惆怅！

* 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如果你……*

（三春将尽，K① 从海滨寄赠樱花残瓣，作此答之。）

如果你在黄昏的深巷
看见了一个人儿如影，
当他走入暮色时，
请你多多地把些花儿
向他抛去！

“他”是我旧日的梦痕，
又是我灯下的深愁浅闷：
当你把花儿向他抛散时，
便代替了我日夜乞求的
泪落如雨——

* 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① K即顾随。

怀友人 Y.H. *

1

当燕子归来的黄昏，
我一人静静悄悄
在你旧居的窗前，
梦游一般地走到。

寂寂静静，
我轻轻地叫着你的名儿，
窗内仿佛有人答应。

我傍着窗儿痴等，

* 初收《昨日之歌》，题为《怀 Y. 兄》；编入《冯至选集》时，略做改动，并改题为《怀友人 Y. H.》。此据《冯至选集》编入。Y. H. 即杨晦（1898—1983），字慧修，辽宁辽阳县人，现代作家、文艺评论家。

但是窗儿呀总是不开，
一直等到了冷月凄清，
朋友啊，你那时在哪里徘徊？

2

那夜风雨后，
正像是我们去年的一天，
满院嗅着柳芽香，
满地踏着残花瓣。

寂寂静静，
我轻轻地叫着你的名儿，
云内仿佛有人答应。

我靠着树干痴等，
但是阴云呀总不散开，
一直等到了夜阑更深，
朋友啊，你那时在哪里徘徊？

3

我像是古代的牧童，
失掉了他的绵羊；
我像是中古的诗人，
失掉了他的幻想。

寂寂静静，
我轻轻地叫着你的名儿，
远方总仿佛有人答应。

我望着凄艳的夕阳，
我望着幽沉的星海，
望得我心滞神伤，
朋友啊，你那时在哪里徘徊？

1925

遥　遥*

你那儿的芦花也白了，
我这儿的芦花也白了。
我凝神将芦花细数，
像是一里一程地走近了你；
我数尽了无数棵，
却终于是怅怅地——
千里外，真是遥遥啊！

你那儿的夕阳也要落了，
我这儿的夕阳也要落了。
黄金色的在云里，
恰似我那昨宵的梦。
一带模糊的青山，
轻轻描上了我的心头——

---

* 原载1925年10月31日《沉钟》周刊第4期，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千里外真是遥遥啊！

你那儿的果子也熟了，
我这儿的果子也熟了。
绿色的失去了希望，
红色的尽都凋落了：
相思到了这般境地，
也只有听那流水的殷殷——
千里外真是遥遥啊！

在郊原*

续了又断的
是我的琴弦，
我放下又拾起
是你的眉盼。
我一人游荡在郊原，
把恋情比作了夕阳奄奄。

它是那红色的夕阳，
运命啊淡似青山，
青山被夕阳烘化了
在茫茫的暮色里边。

我愿彷徨在空虚内，
化作了风丝和雨丝：

---

* 原载 1925 年 12 月 12 日《沉钟》周刊第 9 期，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雨丝缀在花之间，
风丝挂在树之巅，
你应该是个采撷人，
花叶都编成你的花篮。

花篮里装载着
风雨的深情——
更丝丝缕缕的
是可怜的生命。

我一人游荡在郊原，
把运命比作了青山淡淡。
续了又断的
是我的琴弦，
我放下又拾起
是你的眉盼。

1925

“晚 报”*

——赠卖报童子

夜半的北京的长街，
狂风伴着你尽力地呼叫：
　“晚报！晚报！晚报！”
但是没有一家把门开——
同时我的心里也叫出来，
　“爱！爱！爱！”

我们是同样地悲哀，
我们在同样荒凉的轨道。
　“晚报！晚报！晚报！”
但是没有一家把门开——
人影儿闪闪地落在尘埃，

* 原载1926年10月10日《沉钟》半月刊第5期，署名琲琲。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爱！爱！爱！"

一卷卷地在你的怀，
风越冷，越要紧紧地抱。
　"晚报！晚报！晚报！"
但是没有一家把门开——
一团团地在我的怀，
　"爱！爱！爱！"

1926

在阴影中*

我在阴影中摸索着死，
她在那边紧握着光明。
神呀，我愿一人走入地狱里，
森森地走入了最深层；
在地狱的中途尝遍了
冰雹同烈火，暴雨和狂风。

烈火与冰雹，
为了她同我的深情；
狂雨与暴风，
为了她同我的生命；
神呀，我今夜向你呼号，
是最后的三声两声！

---

* 原载1926年10月25日《沉钟》半月刊第6期，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从此我转头不顾，
莫尽在淡淡的影里求生！
我一人棱棱地昂首，
在那地狱的深层——
望着她将光明紧握，
永久地，永久地向上升腾！

工　作*

聪明的姑娘啊，告诉我说，
我是一个可怜的人，
我应该怎样的工作？
我的春夏是有限的几天，
我的严冬啊，却是，
却是那样的久远！

我是不是应当，
为了那后日的荒凉——
从你的面庞摘下来
那永不凋残的花朵，
在我的心中注满了
你漾漾地眼角的柔波？

我是不是应当，

* 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为了那后日的荒凉——
先听你千声万声的呼唤，
在空中化作了旗幡一扇，
它引导着我，（万事苍苍，）
走入将来的人海茫茫！

永　久*

我若是个印度人，
便迈入了浓密的森林；
我若是个俄国人，
便踏上了冰天雪地：
因为它们都是永久的，
在南天，在北极。

我呀，我生在温带的国里，
没有雪地没有森林——
我追寻我的永久的，
我的永久的可是你？
但是我怎样的走进呀，
永久里，永久里？

---

* 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你倚着楼窗……*

你倚着楼窗向下望，
会望见长街弥漫的尘沙；
但是你望不见沙中埋没的
路上的我，路畔的槐花。

风会把花香吹扬给你，
我，我可像真珠永沉大海——
没有你的目光到我的身边，
我怎样才能有光彩！

同乞丐是一样的运命，
在神的那儿永无名姓：
一旦我踉跄地死在路旁，
将怎样的刻呀，我的墓铭？

* 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默 *

风也沉默，
水也沉默——
没有沉默的
是那万尺的晴丝，
同我们全身的脉络。

晴丝荡荡地沾惹着湖面，
脉络轻轻地叩我们心房——
在这万里无声的里边，
我悄悄地
叫你一声！

这时水也起了皱纹，
风在树间舞蹈——

---

* 原载 1926 年 9 月 25 日《沉钟》半月刊第 4 期，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我们晕晕地，朦朦地，
像一对河里的小鱼，
滚入了海水的浪涛。

我愿意听……*

春夜呀，
拂着春风——
我愿意听，
你的唇边说，Oui！①

秋夜呀，
冷露零零——
我愿意听，
你的眼角说，Non！②

春夜从你的唇边
吻来的，
秋夜好从我的眼角
——流去！

---

* 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①② 法语：前一句是“是！”，后一句是“不！”。

蛇*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影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1926

* 初收《昨日之歌》。编入《冯至诗文选集》时略做改动，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秋　　战*

都说我是还年青，还勇敢——
但是一个天大的疲倦呀，
凭空地落到我的身边；
　　兴奋地歌唱啊，
"为了死亡，为了秋天！"

我的眼是这样的昏迷，
我的心是这样的荒乱，
像是黄昏铺盖了家家的坟墓，
黑夜呀，来自风涛的彼岸！

杳杳地走过了秋的队伍，
那是风和雨，落叶与沙尘，
悲笳，马蹄，还有远远地
远远地战场上的哀音。

---

* 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战场在我的心田上，——
神啊，你可曾听见了这里的杀声？
疲倦长久地落在我的身边，
　　兴奋地歌唱啊，
“为了死亡，为了秋天！”

我又辛苦，又空虚，
仿佛一个沙漠的国王——
他只有头上的乌褐的云彩，
我呀，黑色的旗子在面前飘荡！

那是母亲遗留的赠品，
当她在战场上败退的一瞬，
她撕下一半永留在我的面前，
其余的，引导着她的灵魂长殒！

如今只有它在战场上耀耀飞扬，
不知是欣欢，还是凄惨？
疲倦长久地落在我的身边，
　　兴奋地歌唱啊，
“为了死亡，为了秋天！”

都说我是还年青，还勇敢——
哪里有力量啊，把这个队伍赶散？
春日的和平，是那样的辽远，

油油的绿草，尽被战马摧残！

风吹着旗子，旗子扫着风，
满地是战士的骸骨——
殷勤的圣者会给他们最后的慰安，
十字架竖在高高的坟墓！

神啊，我却永远望不见
望不见十字架上的光灿——
疲倦侵蚀了我的衷心，
　　兴奋地歌唱啊，
“为了死亡，为了秋天！”

风　夜*

"也是这样的风夜，
也是这样的秋天，
我把生命酿成美酒，
频频地送到你的唇边，
一盏，两盏，三盏……"

我屈指殷殷地暗算，
恰恰地满了一年，
我沉埋在这座昏黄的城里，
像海上被了难飘散的船板，
一片，两片，三片……

* 原载1926年11月10日《沉钟》半月刊第7期，署名冯君培。初收《昨日之歌》，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今宵静息在秋星下，
如船板飘聚到海湾，
它们再也挡不起海上的汹涛，
我也怕望那风中的星焰，
一闪，两闪，三闪……

1926

"最后之歌"*

记起母亲临终的祷告，
　　是一曲最后的"生命之歌"，
那正是暮春的一晚，
另样的光辉漾着她的病脸；
　　蜡烛在台上花花地爆，
　　仿佛是宇宙啊，没有明朝……
她把那时的情调深深地交给我，
　　还有我衣上的她的手泽！

箱子里贮藏着儿时的衣裳，
　　心内隐埋着她最后的面庞；
偶然把灰尘里的箱子打开，
那当时的情味也涌上心来。
　　蜡烛在台上花花地爆，

---

* 原载1926年8月25日《沉钟》半月刊第2期，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仿佛是宇宙啊，没有明朝——
可是中间又度了许多的年月，
此刻啊，一个清新的秋夜！

这时我充满了“最后”的情怀，
秋天的雨冷，冬夜的风悲！
镜中的我的面庞，
却没有另样的光辉；
蜡烛在台上花花地爆，
仿佛是宇宙啊，没有明朝——
这时我像是上帝的罪人
临刑时也听不见圣灵的呼叫！

记起母亲临终的祷告，
是一曲最后的“生命之歌”。
我却凄凄地无依无靠，
只瞥见天边的一缕“柔波”——
母亲把她的歌声，
真切地留在儿子的心中；
柔波却是空幻地，荡漾地，
“来也无影，去也无踪！”

许多的现象不可捉摸，
却引起许多的灵魂追逐！
沙漠的幻影累死了骆驼，
些微的火焰烧死了灯蛾；

神呀，我可曾向你真挚，
像母亲一般地信仰你?
神呀，我今宵向你祷告，
只请你给我一些，一些面上的光耀!

静默中神也没有答语，
我怔怔地是一人踽踽;
母亲望着她的幼儿，
我望着那柔波一缕。
蜡烛在台上花花地爆，
仿佛是宇宙啊，没有明朝——
我把那无可奈何的希望，
尽放在那缕柔波上!

它却像林中的鹿麇，
水底的游鱼，
霎时间奔入苍茫的云海，
像一颗流星的永劫!
蜡烛在台上花花地爆，
仿佛是宇宙啊，没有明朝——
阴暗渲染了我的面貌，
望着永逝的柔波向神祷告!

在母亲祈祷的床边，
牧师曾朗诵着古哲的诗篇。
他说母亲是一朵洁白的

洁白的花朵，开在上帝的花园。
　　在我寂寞的桌旁，
　　现出来一个聪慧的姑娘——
“起来吧！骑着骆驼，赶着灯蛾，
　　去追逐残余的那缕柔波！”

卷　下

吹箫人的故事*

我唱这段故事，
请大家不要悲伤，
因为这里只唱到
一个团圆的收场。

1

在古代西方的高山，
有一座洞宇森森；
一个健壮的青年
在洞中居隐。

---

* 原载1925年2月25日《浅草》季刊第1卷第4期，初收《昨日之歌》，略做删改，改题为《吹箫人》。编入《冯至诗选》时，又做了改动，并改回原题《吹箫人的故事》。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不知是何年何月
他独自登上山腰；
身穿着一件布衣，
还带着一枝洞箫。

他望那深深的山谷，
也不知望了多少天，
更辨不清春夏秋冬，
四季的果子常新鲜。

四围好像在睡眠，
他忘却山外的人间。
有时也登上最高峰，
只望见云幕重重。

三十天才有一次，
若是那新月弯弯；
若是那松间翕萃，
把芬芳的冷调轻弹；

若是那夜深静悄，
小溪的细语低低；
若是那树枝风寂，
鸟儿的梦境迷离；

他的心境平和，

他的情怀恬淡，
他吹他的洞箫，
不带一些哀怨。

一夜他已有几分睡意，
浓云将洞口封闭，
他心中忐忑不安，
这境界他不曾经验。

如水的月光，
尽被浓云遮住，
他辗转枕席，
总是不能入睡。

他顺手拿起洞箫，
无心地慢慢吹起，
为什么今夜的调儿，
含着另样的情绪？

一样的小溪细语，
一样的松间翕萃，
为什么他的眼中，
渐渐含满了清泪？

谁把他的心扉轻叩，
可有人与他合奏？

箫声异乎平素，
不像平素的那样质朴。

2

第二天的早晨，
他好像着了疯癫，
他吹着箫，披着布衫，
奔向喧杂的人间。

箫离不开他的唇边，
眼前飘荡着昨夜的幻像，
银灰的云里烘托着
一个吹箫的女郎。

乌发与云层深处，
不能仔细区分；
浅色的衣裙，
又仿佛微薄的浮云。

她好像是云中的仙女，
却含有人间的情绪；
他紧握着他的洞箫，
他要到人间将她寻找！

眼看着过了一年，

可是在他的箫声里
渐渐失去山里的清幽
和松间的风趣。

他走过无数的市廛，
他走过无数的村镇，
看见不少的吹箫少女，
却都不是他要寻找的人。

在古庙里的松树下，
有一座印月的池塘，
他暂时忘去他的寻求，
又感到一年前的清爽。

心境恢复平淡，
箫声也随着和缓，
可是楼上谁家女
正在朦胧欲睡？

在这里停留了三天，
该计算明日何处去；
啊，烟气氤氲中，
一缕缕是什么声息？

楼上窗内的影儿，
是一个窈窕的少女，

她对谁抒发幽思，
诉说她的衷曲？

他仿佛又看到
一年前云中的幻像，
他哪能自主，
洞箫不往唇边轻放？

月光把他俩的箫声
溶在无边的夜色之中；
深闺与深山的情意
乱纷纷织在一起。

3

流浪无归的青年
哪能娶豪门的娇女？
任凭妈妈怎样慈爱，
严厉的爹爹也难允许。

他俩日夜焦思，
为他俩的愿望努力，
夜夜吹箫的时节，
魂灵儿早合在一起。

今夜为何听不见

楼上的箫声？
他望那座楼窗，
也不见孤悄的人影。

父母才有些活意，
无奈她又病不能起；
药饵俱都无效，
更没有气力吹箫。

梦里洞箫向他说，
“我能医治人间的重病；
因为在我的腔子里，
蕴藏着你的精灵。”

他醒来没有迟疑，
把洞箫劈作两半，
煮成一碗药汤，
送到那病人的床畔。

父母感谢他的厚意，
允许了他们的愿望。
明月依旧团圆，
照着并肩的人儿一双。

啊，月下的人儿一双，
箫已有一枝消亡。

人虽是正在欣欢，
她的洞箫却不胜孤单。

他吹她的洞箫，
总是不能如意；
他思念起他自己的，
感到难言的悲戚。

"假如我的洞箫还在，
天堂的门一定大开，
无数仙女为我们
揶花舞蹈齐来。"

他深切的伤悲，
怎能够向她说明；
后来终于积成了
难于医治的重病。

她最后把她的箫，
也当作惟一的灵药——
完成了她的爱情，
拯救了他的生命。

尾　声

我不能继续歌唱

他们的生活后来怎样。
但愿他们得到一对新箫，
把箫声吹得更为嘹亮。

1923

帷幔*

——一个民间的故事

你们望着那葱茏的山腰，
绿树里掩映着一带红墙，
不要以为那里只有幽闲，
没有人间的痛苦隐藏。

是西方的、太行的余脉，
有两座高山遥遥峙立；
一个是僧院，一个是尼庵，
两座山腰里抱着两个庙宇。

二百年前，尼庵里一个少尼
绣下了一张珍奇的帷幔；

* 原载1925年11月28日《沉钟》周刊第7期，题为《绣帷幔的少尼》。初收《昨日之歌》，改题为《帷幔》；编入《冯至诗文选集》时做了一些删改，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每当乡人进香的春节，
却在对面的僧院里展览。

这又错综、又离奇的原由，
出自农人们单纯的谈话里，
说那少尼在十七岁的时节，
就跪在菩萨龛前，把头发剃去。

她到底是为了什么？
她并不是为了饥寒；
也不是为了多病，
在佛前许下了什么夙愿。

她只是在一个月夜里，
暗暗地离掉了她的家园，
她深深隐藏着她的痛苦，
又被莺鸟儿说出她的幽怨。

她不知走过了多少迷途，
走得月儿圆圆地落在西方；
在雀鸟声中，她走到这座庵前，
庵前有一潭水，微微荡漾。

她在水里望着她的面影，
她下了最后的决心，
她毅然走入尼庵中，

情愿在尼庵里消灭她的青春。

老尼含着笑意向她说，
“你既然发愿，我也不能阻挡你，
从此一切的妄念都要除掉，
这不能比寻常的儿戏！

“虽说你觉得苦海无边，
到底是谁把你这个年轻人唤醒？
纵使你在我的面前不肯说，
在佛前忏悔时也要说明！”

“我的师，并没有人把我唤醒，
我只是无意中听见了一句：
将来同我共运命的那个人，
是一个又丑陋、又愚蠢的男子。

“无奈婚约早被父母写成，
婚筵也正由亲友筹划；
他们嬉嬉笑笑忘了我的时候，
我背了他们，来到这座山下。

“我的师，这都是真实的话，
我相信你同信菩萨一样；
我情愿消灭了一切执念，
冰一般凝冻我的心肠！”

泪珠儿随着清脆的语声，
一滴滴、一声声，湿遍了衣襟。
老尼说，“你若削去烦恼丝，
泪珠儿也要随着烦恼消尽！”

春风才吹绿了山腰，
秋雨又浇病了檐前的弱柳；
人世间不知有了多少变迁，
尼庵总是没有新鲜，没有陈旧。

过了一天，恰便似过了一年，
眼看就是一年了，回头又好像一天。
水面上早已结了寒冰，
荒凉和寂寞也来自远远的山巅。

正午的阳光，初春般的温暖，
净洁的白鸽儿在空中飞翔；
远远来了一对青年兄妹，
不知是来游览呢，还是来进香？

她看着那个青年的眉端，
蕴藏着难言的深情一缕；
活泼的妹子悄悄地在她身边，
述说起她的哥哥的身世。

“美丽的少姑啊，我告诉你，
聪明的你，你说他冤不冤？
只因为一个未婚妻遗弃了他，
他便抱定了永久不婚的志愿。”

她出乎意外，听了这样的话，
字字声声都变成千针万棘；
她想，这个遗弃了他的未婚妻，
会不会就是她自己？

她昏昏地独坐在门前，
落日沉沉，北风凄冷，
她目送着一对兄妹下了山，
一直看到没有一些儿踪影。

寒鸦呀呀地栖在枯枝，
眼前只剩下黄昏一片，
热泪溶解了潭里的寒冰，
暮钟的声音，她仿佛没有听见。

随后她在病中向老尼
说出来她的不应该有的心情；
老尼的心肠虽然冷若冰霜，
也不由得对她有几分同情。

她叫她静静地修养，
在庵后的一间小楼。
她不知病了多少时，
嫩绿的林中又听见了鹧鸪。

山巅的积雪被暖风融化，
金甲的虫儿在春光里飞翔；
她的头儿总是低沉着，
漫说升天成佛，早都无望。

只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
被葬入三尺的孤坟。
因为只要是世上所有的，
她都没有了一些儿福分。

炉烟缕缕地催人睡眠，
春风薰薰地吹入窗阁；
一个牧童吹着嘹亮的笛声，
赶着羊儿，从她的楼下走过。

笛声越远，越显得悠扬，
两朵红云浮上苍白的面庞；
她取出一张红色的绸幔，
端详了许久，又放在身旁。

第二日的阳光笛声里，
还掺杂着使人兴奋的歌唱；
她的心里涌出来一朵白莲，
她就把它绣在帷幔的中央。

此后日日的笛声里，
总有一种新鲜的曲调。
她也就按着心意用彩色的线，
水里绣了比目鱼，天上是相思鸟！

她时时刻刻地没有停息，
把帷幔绣成了极乐的世界：
树叶相遮，溪声相应，
只剩下了左方的一角。

她本来还想把她的悲哀，
也绣在那空角的上面；
无奈白露又变成严霜，
深夜里又来了嗷嗷的孤雁。

梧桐的叶儿依依地落，
枫树的叶儿凄凄地红，
风翕翕，雨疏疏，她开了窗儿，
等候着那个吹笛的牧童。

"这是我半年来绣成的帷幔，
多谢你的笛声给了我许多幻想！
我是一个久病无望的少尼，
这帷幔上绣着我对人间的愿望。

"可是我们永远隔离着
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她把这包帷幔抛下去，
匆匆地又把窗儿关闭。

次日的天空布满了浓云，
宇宙都病了三分，更七分愁苦：
一个牧童剃度在对方的僧院，
尼庵内焚化了这年少的尼姑。

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
帷幔还珍重地藏在僧院里。
只是那左方的一角，
至今没有人能够补起。

1924

蚕　　马*

1

溪旁开遍了红花，
天边染上了春霞，
我的心里燃起火焰，
我悄悄地走到她的窗前。
我说，姑娘啊，蚕儿正在初眠，
你的情怀可曾觉得疲倦？
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
就不必打开窗门问我，“你是谁？”

在那时，年代真荒远，

* 初收《昨日之歌》。编入《冯至诗文选集》时，略做修改，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路上少行车，水上不见船，
在那荒远的岁月里，
有多少苍凉的情感。
是一个可怜的少女，
没有母亲，父亲又远离，
临行的时候嘱咐她，
"好好耕种着这几亩田地！"

旁边一匹白色的骏马，
父亲眼望着女儿，手指着它，
"它会驯良地帮助你犁地，
它是你忠实的伴侣。"
女儿不懂得什么是别离，
不知父亲往天涯，还是海际。
依旧是风风雨雨，
可是田园呀，一天比一天荒寂。

"父亲呀，你几时才能够回来？
别离真像是汪洋的大海；
马，你可能渡我到海的那边，
去寻找父亲的笑脸？"
她望着眼前的衰花枯叶，
轻抚着骏马的鬣毛，
　"如果有一个亲爱的青年，
　他必定肯为我到处去寻找！"
　她的心里这样想，

天边浮着将落的太阳，
好像有一个含笑的青年，
在她的面前荡漾。
忽然一声响亮的嘶鸣，
把她的痴梦惊醒；
骏马已经投入远远的平芜，
同时也消逝了她面前的幻影。

2

温暖的柳絮成团，
彩色的蝴蝶翩翩，
我心里正燃烧着火焰，
我悄悄地走到她的窗前。
我说，姑娘啊，蚕儿正在三眠，
你的情怀可曾觉得疲倦？
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
就不必打开窗门问我，“你是谁？”

荆棘生遍了她的田园，
烦闷占据了她的日夜，
在她那寂静的窗前，
只叫着喳喳的麻雀。
一天又靠着窗儿发呆，
路上远远地起了尘埃；

（她早已不做这个梦了，
这个梦早已在她的梦外。）

现在啊，远远地起了尘埃，
骏马找到了父亲归来；
父亲骑在骏马的背上，
马的嘶鸣变成和谐的歌唱。
父亲吻着女儿的鬓边，
女儿拂着父亲的征尘；
马却跪在她的身边，
止不住全身的汗水淋淋。

父亲像宁静的大海，
她正如莹晶的皎月，
月投入海的深怀，
净化了这烦闷的世界。
只是马跪在她的床边，
整夜地涕泗涟涟，
目光好像明灯两盏，
　　“姑娘啊，我为你走遍了天边！”

　　她拍着马头向它说，
　　“快快地去到田里犁地！
　　你不要这样癫痴，
　　提防着父亲要杀掉了你。”
　　它一些儿鲜草也不咽，

半瓢儿清水也不饮，
不是向着她的面庞长叹，
就是昏昏地在她的身边睡寝。

3

黄色的蘼芜已经凋残，
到处飞翔黑衣的海燕，
我的心里还燃着余焰，
我悄悄地走到她的窗前。
我说，姑娘啊，蚕儿正在织茧，
你的情怀可曾觉得疲倦？
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
就不必打开窗门问我，“你是谁？”

空空旷旷的黑夜里，
窗外是狂风暴雨；
壁上悬挂着一张马皮，
这是她惟一的伴侣。
“亲爱的父亲，你今夜
又流浪在哪里？
你把这匹骏马杀掉了，
我又是凄凉，又是恐惧！

“亲爱的父亲，
电光闪，雷声响，

你丢下了你的女儿，
又是恐惧，又是凄凉。”
“亲爱的姑娘，
你不要凄凉，不要恐惧！
我愿生生世世保护你，
保护你的身体！”

马皮里发出沉重的语声，
她的心儿怦怦，发儿悚悚；
电光射透了她的全身，
马皮又随着雷声闪动。
随着风声哀诉，
伴着雨滴悲啼，
“我生生世世地保护你，
只要你好好地睡去！”

一瞬间是个青年的幻影，
一瞬间是那骏马的狂奔；
在大地将要崩溃的一瞬，
马皮紧紧裹住了她的全身！
姑娘啊，我的歌儿还没有唱完，
可是我的琴弦已断；
我惴惴地坐在你的窗前，
要唱完最后的一段：
一霎时风雨都停住，
皓月收束了雷和电；

马皮裹住了她的身体，
月光中变成了雪白的蚕茧。

1925

[附注]

传说有蚕女，父为人掠去，惟所乘马在。母曰：“有得父还者，以女嫁焉。”马闻言，绝绊而去。数日，父乘马归。母告之故，父不可。马咆哮，父杀之，曝皮于庭。皮忽卷女而去，栖于桑，女化为蚕。

——见干宝《搜神记》

寺门之前*

暮色染上了赭红的寺门，
翠柳上的金光还不曾褪尽，
街上的浮荡着轻软的灰尘，
寺门前憩坐着三五行人——
有的是千里外的过客，
有的是左近的村邻，
他们会面的时候都生疏，
霎时间便成为知己，十分亲近。

他们诉说着海外的珍闻，
同着三十年前的争战；
一任行囊委弃，在路旁，
只领略着烟味浓，茶水淡——
在他们语言交错的中间，

* 原载1926年8月11日《沉钟》半月刊第1期，初收《昨日之歌》。此据《昨日之歌》编入。

一个年老的僧人也坐在庙前，
看他那余晖反映的双眼，
可含着什么非常的经验？

一个人说他幼时在海滨，
海上还没有火轮——
燕子邀请着他们的灵魂，
游历那奇险的乌云，
白鸥也时时约他们，
沉入了海水的深深；
并且听他的祖母说，
水中当真有那喷楼的海蜃。

“只是最近的五十年，
蜃楼再也不出现！”
他一边说一边感叹，
不提防，老僧走近了他们的身畔。
“我也是生长在海边，”
他那没有牙齿的唇儿微微地颤，
“我那时满想，生命有多少年，
蜃楼可以望见多少遍。

“为什么我做了行脚僧，
离开了海滨的风景？
奇彩的蜃楼在脑中，
只剩下一个深深的幻影！

我走过江南的水千道，
我走过西蜀的山万重，
但我最后来到这里，
这里的北方的古城。

“佛呀，我那时还是在少年，
用力打破了层层的难关：
为了西蜀的少妇们
曾经整夜地失过眠——”
他的态度很安然，
大家惊讶地面面相观。
“为了江南的姑娘们
曾经整年地觉着心内酸！

“佛呀，我那时还是正年少，
用力解开了结结的烦恼：
每逢走过了繁华之区，
便尽着两腿向前跑——
头昏沉，泪含饱，
沾湿了灰色的僧袍；
跑到城外的荒丘，
伸开臂将和风紧抱！

“佛呀，我那时还是在少年，
许下了许多夙愿：
负着我锋利的匕刀

天涯地角都走遍——
若遇见暴露的白骨，
便将它珍重地埋掩：
还为它的灵魂祝祷着，
祝祷着来生的安晏！

“年少真是不好过，
内心里起了无限的风波，
风波是那样的险恶，
正像是流下了龙门的黄河。”
“修行真不是件容易事，”
大家漠漠落落地说——
谁留神他皱纹的衰颊上，
缀上了泪珠三两颗！

“咳，修行真不是件容易事，
什么地方是西天？
红色的花朵眼也不准看，
绿色的叶子手也不许攀；
挨过了十载的岁月，
好容易踱到了中年，
那时内心稍平定，
才胆敢在路上流连！

“啊！一夜荡荡地是什么情景？
初秋的月亮是一座冰轮，

萤火虫儿尽在草里飞，
冷露湿遍了荒寞的乡村；
据说这座乡村，
才经过了兵抢，又是火焚，
如今只要到了傍午，
便静静地鸡犬不闻。

“在我的面前是什么，
我只一心一意思念着佛；
梦一般地浮漾着
那银光灿烂的恒河，
河上开遍了白莲花，
群神端坐莲花朵——
啊，脚下软软地是什么？
佛啊，说起来真是罪过！”

这时大家更惊吓，
他的面貌转成了狞恶，
“在我的脚下是什么？
是一条女子的尸骸半裸！
我的脚踏着她的头发，
我的全身都抖索！
月光照着她的肌肤雪一样的白，
月光照着我的眼睛泥一样的黑！

“这时由于我的直感，

不曾忘记了我的夙愿，
我在路旁的土地上，
还尽力用我的殳刀铲。
我的手无心触着了她，
我的全身血脉都打颤，
在无数的颤栗的中间，
我把她的全身慢慢都抚遍！

“这时我像是一个魔鬼，
夜深时施展着我的勤劳；
我竟敢将她抱起来，
任凭月光斜斜地将我照！
我的全身都僵凝，
她的心头却仿佛微微跳；
这时我像是挖着了奇宝，
远远的鸱枭嗷嗷地叫！

“我望着她苍白的面孔，
真是呀无限的华严；
眼光钉在她的乳峰上，
那是高高地须弥两座山！
我戏弄，在她的身边，
我呼吸，在她的身边；
全身是腥腐的气味，
夹杂着脂粉的余残。

"最后我枕在尸上边，
享受着异样的睡眠，
我像是枕着腻冷的石绵；
萤火虫儿迷离地，
我真是魔鬼一般——
我的梦不曾做了多一半，
鸡已经叫了第三遍，
是什么在身后将我追赶？"

老僧说到这里静无言，
面色凄凄惨惨地变；
大家都哑口无声，
一任着夜色来浸淹——
"咳，自从可怕的那一晚，
我再也不敢行脚在外边，
于是我在这里住下了，
一住住了三十年！

"在这默默中间的三十年，
蜃楼的幻影回来三十遍——
若是那初秋的夕阳，
淡淡地云彩似当年；
可是幻影不久便幻灭，
空剩下一轮明月在高悬，
于是我颤颤地回到方丈内，
还一似躺在女尸的身边！

"这是我日夜的功课！
我的悲哀，我的欢乐！
什么是佛法的无边？
什么是彼岸的乐国？
我不久死后焚为残灰，
里边可会有舍利两颗？
一颗是幻灭的蜃楼！
一颗是女尸的半裸！"

他说罢泣泣奄奄，
刹那间星斗满了天——
人们都忘了是行路人，
悚悚地坐在寺门前；
烟味也不浓，
茶水更清淡！
像一只褐色的蜘蛛，
吐着丝将他们一一地绊！

1926 夏

北游及其他

本书共收录作者1926年至1929年所做的诗作四十一首、译诗五首并序一篇，北平沉钟社1929年8月出版，为“沉钟丛刊”第六种。这些作品多发表于《新中华报·副刊》、《沉钟》半月刊和《华北日报·副刊》等报刊，部分诗作后来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和《冯至选集》。

序*

我时常自己想，在这几年的生活里，真能有一件是值得用笔写出的事体吗？这样想时，我立刻便感到一种欣慰：如果有，那便毫无疑问是慧修对我的友情了。五年前我们初次认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充满了顽冥的孩子气的青年，他用他从辛苦的生活里得来的一些经验，把我当作小弟弟一般地看待，从冬天买棉鞋到夏天做单衫，从白天到大学去听讲到夜晚在灯底下写诗，关于我的生活，无论是精神的或是物质的，几乎没有一件不是他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所想的还多。岁月永不停留，现在我已经要赶上五年前他

* 原载1929年5月13日《华北日报·副刊》第68号，题为《〈北游及其他〉的自叙》。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和《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那时的年龄，而他却又不知经历了多少内心的忧患，在今年春天一个刮风的日子里满了三十了。——人生应该怎样？世界上的教诲很多，我没有功夫去理会它们。但我却为了慧修的友情，渐渐认识到自己应该怎样走的方向。他在我性格的缺陷上不知纠正了多少；在我懦弱的地方不知鼓励了多少；自幼因为环境关系养成的那自卑心理的云雾是他给我拨开了；内心上的许多污点是他为我洗去了：他使我知道了精神应该如何清洁，身体应该如何健康，怎样去想，怎样去爱。如今我把这从我生命里培养出来的小小的花朵呈在他的面前，不管这些花是怎样无香无色，好在是从我自己的园里产出的，我只要求慧修肯把它嗅一嗅，能够嗅出一点本乡本土的气息，我就会感到舒畅了。

1927年初秋，我离开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登上往北方的一个大都市哈尔滨去的长途。在送别人中，最使我难于忘记的是那晚慧修的面貌。他心里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看着他那辛酸的情味完全形之于当时的动作了：他怎样为我起好了行李票，怎样在火车上给我找到适当的座位，怎样似有意似无意地把一本Rossetti① 的画集放在我随身带着的箱中，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话。

车渐渐地移动了。我不知他同旁的朋友们是否还在月台上呆呆地望着，我却不由己地打开日记本这样地写了："我想，不论我的运命的星宿是怎样暗淡无光，但它究竟是温带的天空里的一颗啊；不论我的道路是怎样寂寞，在这样的路上总是常有

① 罗赛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英国画家兼诗人，作品多以中世纪故事及但丁著作为题材。

一些斜风细雨来愉悦我的心情的。从家庭到小学校去，是母亲用了半夜的功夫为我配置好了笔墨同杂记本，第二天夹在腋下走去的；从故乡到北京的中学校去，又是我那勇于决断的继母独排众议把我送去的；入大学的那年，继母也死去了，是父亲给我预备了一切，把我送上火车，火车要开了，他还指着他手中的手杖问我：'要这个不要？'那时他好像要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儿子带走似的。这次呢，我要到人生的海里去游泳了——'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送我的是谁呢？我应该仔细想想，这中间有怎样重大的意义呀！……"这样写着，我同我的朋友，一程比一程远了，田野，一程比一程荒凉了。

一程比一程地远了，一程比一程地荒凉了。在慧修的面前时，还穿着夏布长衫，等到上了南满车的北段，凄风冷雨，却不能不从行箧中取出来一件长才及膝的夹袍。穿上以后，禁不住泪落在襟上了。因为《无花果》那一辑里的诗，多半是穿着这件夹袍的时候写的。

来到那分明是中国领土、却充满了异乡情调的哈尔滨，它像是在北欧文学里时常读到的、庞大的、灰色的都市。我在一座楼的角落里安放了我的行囊，独自望着窗外，霪霪的秋雨，时而如丝，时而似绳，远方只听到瘦马悲鸣，汽车怒吼，自己好像是一个无知的小儿被戏弄在一个巨人的手中，不知怎样求生，如何寻死。惟一的盼望便是北京的来信。最先收到的，仍是慧修的信："人生是多艰的。你现在可以说是开始了这荆棘长途的行旅了。前途真是不但黑暗而且寒冷。要坚韧而大胆地走下去吧！一样样的事实随在都是你的究竟的试炼、证明。……此后，能于人事的艰苦中多领略一点滋味，于生活的寂寞处多做点工，

那是比什么都要紧、都真实的。”我反复地读了几遍，这样的话是多么严肃呵！

但是，那座城对我太生疏了，所接触的都是些非常古怪的人干些非常古怪的事，而自己又是骤然从温暖的地带走入荒凉的区域，一切都没有准备，所以被冷气一袭，便手足无措，只是空空地对着几十本随身带来的书籍发呆，可是一页也读不下去。于是：在月夜下雇了一只小艇划到松花江心，觉得自己真是一个最贫乏的人的时候也有；夜半在睡中嚷出“人之无聊，乃至如此”的梦话，被隔壁的人听见，第二天被他作为笑谈的时候也有；10月上旬便飞着雪花，独自走入俄国书店，买了些俄国文学家的相片，上面写了些惜别的词句寄给远方的朋友的时候也有；在一部友人赠送的叔本华的文集上写了些伤感的文言的时候也有；雪渐渐多了，地渐渐凝冻了，夜渐渐长了，跑到山东人的酒店里去喝他们家乡的清酒，或在四壁都画着雅典图的希腊饭馆里面的歌声舞影中对着一杯柠檬茶呆呆地坐了半夜的时候也有。这样油一般地在水上浮着，魂一般地在人群里跑着。虽然如此，但有时我也曾在冰最厚、雪最大、风最寒的夜里，独自立在街心，觉得自己虽然不曾前进，但也没有沉沦。我就在这种景况里一行行、一段段地写了出来长诗《北游》。诗写完后，不禁想起杜甫的诗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归终我更认识了我的自己，我既不是中古的勇士，也不是现代的英雄，我想望的是朋友，我需要的是感情；归终我不能不离开那座不曾给我一点好处的大都市，而又依样地回到我的第二故乡的北京，握住我的朋友们的手了。北京，你真是和我的朋友一样，越久，我同你的话越是说不完，在你的怀抱里有

我的好友，有我思念的女子，我愿常常在你的怀抱里歌咏。阿尔卑斯山的攀登，莱茵河的夜泛，缓步于古波斯的平原，参礼于恒河两岸，也许会令人神往吧，但也只有生疏的神往而已，万分之一也不及你的亲切、熨贴，因为在你身上到处都有我不能磨灭的心痕脚迹。慧修，你让我常常在你身边吧，我不希望任何人对我的赞美，我只愿见你向我的微笑，我不愿受任何人的批评，我只爱听你的指责。我常常因为你是怎样地骄傲啊，对于那些只过着浮滑的生活而始终不曾受过友情洗礼的人们；我怎样地应该自慰啊，对于那些需要友情而又不能得到的人们。朋友，现在我把这消逝了的两年内从生命里蒸发出来的一点可怜的东西交给你，我的心中感到意外的轻松了。

1929年5月9日

［**附注**］

在这部诗集的卷首写有“呈给慧修”字样。慧修是杨晦的别号。

第一辑 无 花 果*

无 花 果

看这阴暗的、棕绿的果实，
它从不曾开过绯红的花朵，
正如我思念你，写出许多诗句，
我们却不曾花一般地爱过。

若想尝，就请尝一尝吧！
比不起你喜爱的桃梨苹果；

---

* 在《冯至选集》中，冯至以韩偓的《无花果》一诗作为本辑的题记：

菊露凄罗幕
梨霜恻锦衾
此生终独宿
到死誓相守

《无花果》一诗原载1928年11月29日《新中华报·副刊》第6号，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和《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的诗也没有悦耳的声音，
读起来，舌根都会感到生涩。

1926

湖滨*

眼前闪烁着天国的晴朗，
心里蕴积着地狱的阴森；
是怎样一种哀凉的情绪，
把我引到了这夜半的湖滨？
凝聚着这样深沉的衷曲，
是这样一片宁静的湖心。

世界早已不是乐园，
人生是一座广大的牢狱；
我日日夜夜高筑我的狱墙，
我日日夜夜不能停息，
我却又日日夜夜地思量，
怎样才能从这狱中逃去？

---

* 原载1928年12月16日《新中华报·副刊》第22号。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心里的火熊熊地燃起，
眼前的光又点点地逼近，
它们也不肯随着落月消沉，
纵使我把满湖的湖水吸尽。
“朋友，你不要焦闷，
来日啊，还有更强烈的烧焚”。

1926

芦　苇　歌*

（译 N. Lenau 诗[①]）

1

薄日向那边辞去，
疲倦的白昼已经入寝。
这里的弱柳垂入平池，
这样地寂静，这样幽深。

我却须离开了我的爱人：
流吧，泪珠儿，如雨涟涟！
这里哀惋地柳叶轻盈，
风中震荡着、震荡着芦管。

---

* 原载1926年12月26日《沉钟》半月刊第10期，题为《芦苇的歌》，初收《北游及其他》。编入《冯至选集》时，改题为《芦苇歌》。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① 莱瑙（1802—1850），奥地利诗人。《芦苇歌》写于1832年，原诗五首，第四首未译出，这里的第四首系原诗第五首。——译者注

你天涯的人儿！明亮而轻柔地
闪照我寂静的、深沉的苦恼，
仿佛长庚的星象闪烁着
透过了苇丛，穿过了柳梢。

2

阴暗了，阴云聚拢来，
雨滴也点点地迸落，
风声如诉地哀鸣：
“池沼啊，何处是你的星光铄铄？”

寻求消灭了的星光，
深深地在这激荡的湖里。
你的爱再也不微笑着
俯向我深痛的衷曲！

3

在那幽僻的林径，
我愿缓缓地步着斜阳，
傍着荒凉的苇岸，
思念着你呀，我的姑娘！

当着林丛转为阴郁，

芦管微响着充满神秘，
哀哀地诉，低低地语，
必致使我呀，哭泣，哭泣。

我仿佛听到你的娇音
在那儿轻轻地浮漾，
并且在池中沉没了
你可爱的、可爱的歌唱。

4

美好的月的光泽
滞留在宁静的池面，
把它苍白的玫瑰编缠着
芦苇碧绿的花环。

麋鹿游耍在山岗，
向茫茫的夜色翘望，
在芦苇深处时时地
飞禽们梦一般地动荡。

我的目光噙泪低沉；
一个甜美的相思啊，
像是寂静的夜祷，
穿透我最深的灵魂！

1926

迟 迟*

落日再也没有片刻的淹留，
夜已经赶到了，在我们身后。
万事匆匆地，你能不能答我一句？
我问你——
你却总是迟迟地，不肯开口。

泪从我的眼内苦苦地流；
夜已经赶过了，赶过我的眉头。
它把我面前的一切都淹没了；
我问你——
你却总是迟迟地，不肯开口。

现在无论怎样快快地走，
也追不上了，方才的黄昏时候。

* 原载1926年12月11日《沉钟》半月刊第9期，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歧路上是分开呢，还是一同走去？
我问你——
你却总是迟迟地，不肯开口。

1926

园　中*

你怎么就不肯
抬起头儿看一看，
满墙上浓红的薜荔，
——用血染就的相思！

你怎么也不肯
低下头儿看一看，
满地上黄叶干枯，
——爱情到了这般地步！

* 原载1928年11月25日《新中华报·副刊》第2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我只能……*

我只能歌唱，
歌唱这音乐的黄昏——
它是空际的游丝，
它是水上的浮萍，
它是风中的黄叶，
它是残絮的飘零；
轻飘飘，没有爱情，
轻飘飘，没有生命！

我也能演奏，
演奏这夜半的音乐——
拉琴的是窗外的寒风，
独唱的是心头的微跳，

---

* 原载1928年11月28日《新中华报·副刊》第5号，初收《北游及其他》。编入《冯至诗文选集》时略做改动，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没有一个听众，
除了我自己的魂灵：
死沉沉，没有爱情，
死沉沉，没有生命！

我怎样才能谱出
正午的一套大曲——
有红花，有绿叶，有太阳，
有希望，有失望，有幻想，
有坟墓，有婚筵，
有生产，有死亡：
欢腾腾，都是爱情，
欢腾腾，都是生命！

1926

雪　中*

感谢上帝呀，画出来这样的画图，
在这寂寞的路旁，画上了我们两个；
雪花儿是梦一样地缤纷，
中间更添上一道僵冻的小河。

我怀里是灰色的、岁暮的感伤，
你面上却浮荡着绯色的春光——
我暗自思量啊，如果画图中也有声音，
我心里一定要迸出来：“亲爱的姑娘！”

你是深深地懂得我的深意，
你却淡淡地没有一言半语；
一任远远近近的有情无情，
都无主地飘蓬在风里雪里。

* 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最后我再也忍不住这样的静默，
用我心里惟一的声音把画图撕破。
雪花儿还是梦一样地迷濛，
在迷濛中再也分不清楚你我。

1926

什么能够使你欢喜*

你怎么总不肯给我一点笑声，
到底是什么声音能够使你欢喜？
如果是雨啊，我的泪珠儿也流了许多；
如果是风呢，我也常秋风一般地叹气。
你可真像是那古代的骄傲的美女，
专爱听裂帛的声息——
啊，我的时光本也是有用的彩绸一匹，
我为着期待你，已把它扯成了千丝万缕！

你怎么总不肯给我一点笑声，
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够使你欢喜？
如果是花啊，我的心也是花一般地开着；
如果是水呢，我的眼睛也不是一湾死水。
你可真像是那古代的骄傲的美女，

---

* 原载1929年1月25日《华北日报·副刊》第19号，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专爱看烽火的游戏——
啊，我心中的烽火早已高高地为你燃起，
燃得全身的血液奔腾，日夜都不得安息！

1926

给　盲　者*

朋友啊，请你为了我
不要再抱怨你那黑暗的运命，
不要说，你的面前只有黑暗的人生。
我愿拿我的不幸来劝慰你，
因为我的面前是个永久的，
永久黑暗的爱情。

黑暗的人生在你的弦上
你能让它花儿一般地开落，
你能从它的悲哀里弹出来一些儿欢乐；
我黑暗的爱情却总是阴沉——
也没有一缕的声音
和一丝的颜色……

* 原载1929年3月11日《华北日报·副刊》第42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墓旁哀话*

母亲，拥抱你可怜的儿子吧，
可怜他人生的途程是这样地短促，
他终于回来了，回到你的坟墓。
你知道吗，那边还另有一个母亲，
她同你是一样地典雅，美丽；
她的女孩同你的儿子却是那样地不同：
　　骄傲地，永久地，
　　走着她平坦的大路！

可怜你这没有生命的儿子吧，
他曾在幼年的梦中，青春的园圃，
期待着那女孩的温存的一顾；
如今啊，她风似地从他身边吹过了，
只空空地把梦同青春都给他吹去——

* 原载1928年12月14日《新中华报·副刊》第20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他是着遍了伤痕的死叶一般，
　　凄凄地，冷冷地，
　　落到了你的坟墓。

“孩儿，想不到你回来是这样地早！”
咳，你的儿子他那能自主，
人世再也不容他片刻的居住。
“你好好地坐在母亲的墓旁吧，
这一番的期待不能再骗你：
只要你耐心地期待着，她终会有一天，
　　苍茫地，颤颤地，
　　走近你冰冷的胸脯！”

桥*

"你同她的隔离是海一样地宽广。"
"纵使是海一样地宽广，
我也要日夜搬运着灰色的砖泥，
在海上建筑起一座桥梁。"

"百万年恐怕这座桥也不能筑起。"
"但我愿在几十年内搬运不停，
我不能空空地怅望着彼岸的奇彩，
度过这样长、这样长久的一生。"

1926

* 原载 1929 年 1 月 9 日《新中华报·副刊》第 40 号，初收《北游及其他》。编入《冯至诗文选集》时略有修改，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遇*

你骤然地把脚步停慢，
啊，怎么会遇见了
在这狭小的路边！
你心里说，这不是鬼吗？
我也默祝，但愿这不是人间！

我的人间那有那样的事体——
在我的面前
又吹来了一缕微风，
吹来你发里的微香，面上的轻笑，
吹来了你花儿一般地颤颤惊惊。

* 原载1928年12月2日《新中华报·副刊》第9号，初收《北游及其他》，略做动改。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绝没有那样的事体，
在我的人间；——
上帝只许我一人
顺着窄狭的小路
踽踽凉凉地独自逡巡。

我们只当是并不曾遇见，
请都快快地走过！
我们是棋子一般
被支配在上帝的手中；——
他怎么又走错了一遍！

希　望*

在山丘上松柏的荫中，
轻睡着一个旧的希望。
正如松柏是四季长青，
希望也不曾有过一次梦醒。
它虽是受伤的野兽一般
无力驰驱于四野的空旷，
我却愿长久地缓步山丘，
抚摸着这轻睡的旧的希望。

1927

* 原载 1929 年 1 月 14 日《新中华报·副刊》第 44 号。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饥　兽*

我寻求着血的食物，
疯狂地在野地奔驰。
胃的饥饿、血的缺乏、眼的渴望，
使一切的景色在我的面前迷离。

我跑上了高山，
尽量地向着四方眺望；
我恨不能化作高空里的苍鹰，
因为它的视线比我的更宽更广。

我跑到了水滨，
我大声地呼叫；
水的彼岸是一片沙原，
我正好到那沙原上边奔跑。

* 原载1929年2月2日《新中华报·副刊》第58号。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和《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跑入森林里迷失了出路，
我心中是如此疑猜：
纵使找不到一件血的食物，怎么
也没有一枝箭把我当做血的食物射来？

1927

自杀者的墓铭*

人已经沉入温柔的海底，
墓铭呢，只好远远地写在天边；
这是死者的心意，
越远越好，离掉了人间！

墓铭远远地写在天边，
俗人们的眼睛那能看见，
只是呀，如有第二个聪明人，
“欢迎”二字便在天边出现。

欢迎的呼声充满了温柔的海浪，
欢迎的墓铭写遍了远远的天边：
“来呀，追求你永久的梦想，
越远越好，离掉了人间！”

---

* 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春　愁*

泪珠润去了，你面上的铅华，
像暮雨洗却了，那天外的红霞；
死灭的电灯，也仿佛在照着你的面庞，
阴阴的雾雨，渲染着全市的昏黄。
雨丝，电线，织成稠稠密密的网，
我们的情爱有如两只无力的苍蝇，
嘤嘤地，嘤嘤地，被粘在这无边的网上。

楼窗外，一片土红色，铅板的房顶，
把全市民的悲欢，盖得这般平稳！
到处是疲倦的声音，憔悴的颜色，
阴湿同寒冷，让我们深深地咀嚼——
异乡的女子呀，你的心房真是一座病院；
我可能长此睡在当中，作一生
哀苦的呻吟，热狂的梦幻？

* 原载1928年12月5日《新中华报·副刊》第12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第二辑　北　　游*

北　　游

他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

——望蔼覃：《小约翰》①

---

* 在《冯至全集》中，冯至以杜甫的以下两句诗作为本辑的题记：

此身饮罢无归处

独立苍茫自咏诗

《北游》长诗原载1929年1月6—17日《华北日报·副刊》第3至12号，共十三章，署名鸣影。初收《北游及其他》，漏掉第五章《雨》，后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编入《冯至选集》时，又将第五章《雨》补入。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① 望蔼覃（Van Eeden，1860—1932），荷兰作家、医生，其名作《小约翰》为鲁迅所译。

1　前　　言

岐路上彷徨着一些流民歌女，
疏疏落落地是凄冷的歌吟；
人间啊，永远是这样穷秋的景象，
到处是贫乏的没有满足的声音。
我是一个远方的行客，
走入一座北方都市的中心。
窗外听不见鸟声的啼唤，
市外望不见蔚绿的树林；
天空点染着烟筒里冒出的浓雾，
街上响着车轮轧轧的噪音。
一任那冬天的雪花纷纷地落，
秋夜的雨丝洒洒地淋！
人人裹在黑色的外套里，
看他们的面色吧，阴沉，阴沉……

2　别

我离开那八百年的古城，
离开那里的翠柏苍松，
那里黄色的琉璃瓦顶
和那红色栏杆的小亭，
我只想长久地和它们告别，
把身体委托给另外的一个世界；

我明知我这一番的结果，
是把我的青春全盘消灭。
临行时只思念着一个生疏的客人，
他曾经抱着寂寞游遍全世，
我愿意叫他一声“我的先生”，
我愿听他给我讲述他的经历。
猛抬头，一条小河，水银一般，
婉婉转转地漂来了莲灯一盏，
清冷的月色使我忽然想起，
啊，今天是我忘掉了的中元。
我恨不能从我的车窗跳下，
我恨不能把莲灯捧在胸前。
月光是这样地宁静、空幻，
哪容我把来日的命运仔细盘算。
我只想把那莲灯吻了又吻，
把灯上的火焰吞了还吞，
它仿佛是谁人的派遣，
给我的生命递送几分殷勤。
终于呀，莲灯向着远方漂去，
火车载我走过了一座树林；
好像有个寂寞的面孔向我微笑，
它微笑的情调啊，阴沉，阴沉……

3 车 中

我静静地倚靠着车窗，

把过去的事草草地思量，
回头看是一片荒原，
荒原里可曾开过一朵花，涌过一次泉？
我静静地倚靠着车窗，
把将来的事草草地思量，
前面看是嵯峨的高山，
可有一条狭径让我走，一座岩石供我攀？
我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可真是和我的过去永久分手？
再也没有高高的城楼供我沉思，
再也没有荫凉的古松伴我饮酒；
如今的荒野里只有久经风霜的老槐，
它们在嘲笑着满车里孤零的朋友。

月亮圆圆地落，
晓风阵阵地吹，
这时地球真在骎骎地转，
车轮不住促促地催。
秦皇岛让我望见了一湾海水，
山海关让我望见了一角长城；
既不能到海中央去随着海鸥飞没，
也不能在万里长城上望一望万里途程。
匆匆地来，促促地去，什么也不能把定，
匆匆地来，促促地去，匆促的人生！

我从那夏的国里，

渐渐地走入秋天，
冷雨凄凄地洒，
层云叠叠地添。
水边再也没有依依的垂柳，
四野里望不见蔚绿的苍松，
在我面前有两件东西等着我：
阴沉沉的都市，暗淡淡的寒冬！
沉默笼罩了大地，
疲倦压倒了满车的客人。
谁的心里不隐埋着无声的悲剧，
谁的面上不重叠着几缕愁纹，
谁的脑里不盘算着他的希冀，
谁的衣上不着满了征尘。
我仿佛没有悲剧，也没有希冀，
只是呆呆地对着车窗，阴沉，阴沉……

4　哈尔滨

听那怪兽般的汽车，
在长街短道上肆意地驰跑，
瘦马拉着破烂的车，
高伸着脖子嗷嗷地呼叫。
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
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
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
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满。

还有中国的市侩，
面上总是淫淫地嘻笑。
姨太太穿着异样的西装，
纸糊般的青年戴着瓜皮小帽，
太太的脚是放了还缠，
老爷的肚子是猪一样地肥饱。
在他们“幸福”的面前，
满街都洒遍了金银，
更有那全身都是毒菌的妓女，
戴着碗大的纸花摇荡在街心。
我像是游行地狱，
一步比一步深，
我不敢望那欲雨不雨的天空，
天空充满了阴沉，阴沉……

5 雨

接连下了三宵的寒雨，
顿觉得像是深秋天气。
我寞寞地打开我的行箧，
我寞寞地捡起一件夹衣——
啊，真是隔世一般，像从古墓中
挖出来残骸余体。
这是我过去的青春吗，
上边可有我一点繁荣的痕迹？
神，请你多给我些雨一般的泪珠，

我愿把痕迹通通洗去。

昨日的春天已经到了芬芳的时刻，
满园的梨花都要开了，
今朝因为要换夹衣，
所以分外起得早。
心里充满了期待的情绪，
“夹衫乍著心情好！”
在清凉里我穿着这件夹衣，
不住地向着朝霞走去，
直到那血红的太阳涌出来，
我向着它深深地呼吸。
那时我体验了爱情，青春的爱情，
那时我体验了生命，青春的生命！
在清凉里我穿着这件夹衣，
傍着黄昏的池塘绕来绕去，
水里照映出新月一弯，
我向着它轻轻地叹息。
那时我体验了爱情，青春的爱情，
那时我体验了生命，青春的生命！
我穿着它拜访过初相识的友人，
紧握着一本写遍了命运的诗集，
凝望着天空朵朵的白云，
要把它们朵朵地揣在衣袋里。
如今衣袋里的“白云”都已无形消散，
幻想在我的面前一闪一闪地闪去……

空望着雨中的异地风光，
心中充满了怅惘的情绪。
情怀已经不似旧时，
怎当得起这旧日的衣裳，异乡的天气！
怎么几个月的隔离，
心情竟会这般差异？
仿佛是几十年的隔离，
心情竟有这般的差异！

走进来一位老实的客人——
“朋友啊，这件夹衣太短小，
我劝你再做一件。”
“我感谢你，感谢你的劝告。”
我像是荒林中的野兽
没有声息地死守荒林，
把这件夹衣当做天空的云彩，
我要披着它把旧梦追寻。
往日的遗痕，
往日的芳芬，
泪珠儿究竟不能雨一样地洗，
泪眼却是雨云一样地阴沉、阴沉……

6 公　园[1]

商店里陈列着新鲜的货品，
酒馆里沸腾着烟酒的奇香，
我仿佛在森林里迷失了路径，
"朋友呀！你可愿在这里埋葬？"

我战兢兢走入公园，
满园里刮遍了秋风，
白杨的叶子在夕阳里闪，
我立在夕阳闪烁的当中。
园外是车声马声，
园内是笑声歌声，
我尽量地看，尽量地听，
终归是模糊不定，隔了一层。
我回忆起我的童年，
和宇宙是怎样地亲爱，
我能叫月姑娘的眉儿总是那样地弯，
我能叫太阳神的车轮不要那样地快。
现在呀，一切都同我疏远，
无论是日升月落，夏去秋来，
黄鹂再不在我的耳边鸣啭，

① 《华北日报·副刊》与《北游及其他》原题《在公园》，编入《冯至诗文选集》时略做删改，并改题为《公园》。

昏鸦远远地为我鸣哀。

一切都模糊不定，隔了一层，
把“自然!”呼了几遍，
把“人生!”叫了几声。
我是这样地虚飘无力，
何处是我生命的途程?
我敬爱
那样的先生——
他能沉默而不死，
永远做一个无名的英雄；
但是我只能在沉默中死去，
无名而不是英雄。
我崇拜
伟大的导师——
使我们人类跌而复起，
使我们人类死而复生，
使我们不与草木同腐，
风雨后他总给我们燃起一盏明灯；
无奈我的眼光是那样薄弱，
风雨里看不出一点光明。
我羡慕
为热情死去的少女少男——
在人的心上
留了些美的忆念。
啊，我一切都不能，

我只能这样呆呆地张望，
望着市上来来往往的人们，
人人的肩上担着个天大的空虚，
此外便是一望无边的阴沉，阴沉……

7　咖　啡　馆[①]

漫漫的长夜，
再也杀不出这黑夜的重围，
多少古哲先贤不能给我一字的指导，
他们和我可是一样地愚昧？
已经没有一点声音，
啊，窗外的雨声又在我的耳边作祟。

去，去，披上我的外衣，
不管风是怎样暴，雨是怎样狂，
哪怕是坟地上的鬼火呢，
我也要找出来一粒光芒。

街灯似乎都灭了，
满路上都是泞泥，
我的心灯就不曾燃起，
满心里也是泞泥。

① 《华北日报·副刊》与《北游及其他》原题《Café》，编入《冯至诗文选集》时略做删改，并改题为《咖啡馆》。

路上的泞泥会有人扫除，
心上的泞泥却无法处理。

我走入一座咖啡馆，
里边炫耀着彩色的灯罩，
没有风也没有雨了，
只有小歌曲伴着简单的音乐。
我望着那白衣的侍女，
我躲避着她在没有人的一角；
她终于走到我的身边，
我终于不能不对她微笑：
“异乡的女子，我来到这里，
并不是为了酒浆，
只因我心中有铲不尽的泞泥，
我的衣袋里有多余的纸币一张。”
我望着她一副不知愁的面貌，
她把酒不住缓缓地斟，
我的心并不曾感到一点轻松，
只是越发加重了，阴沉，阴沉……

8　中　　秋

中秋节的夜里，家家充满了欢喜，
到处是麻雀牌的声息，
男的呼号，女的嘻笑，
大屋小室都是恶劣的烟气；

锣鼓的喧豗震破了天，
鸡鸭的残骸扔遍了地。
官僚、买办、投机的富豪，
都是一样地忘掉了自己。
他们不知道，背后有谁宰割，
他们的运命握在谁的手里。
女人只看见男人衣袋中的金钱，
男人只知道女人衣裙里的肉体。

我也参加了一家的宴会，
一个赭色面庞的男子向我呼叫：
“朋友啊，你来自北京，
请为大家唱一出慷慨淋漓的京调！”
我无言无语地谢绝了他，
我无言无语地离开了这座宴席，
我走出那热腾腾的蒸锅，
冰冷的月光浇得我浑身战栗。
我望着明月迟迟自语，
我到底要往哪里走去？

松花江上停泊着几只小艇，
松花江北的北边，该是什么景象？
向北望，是西伯利亚大陆，
风雪的故乡！
那里的人是怎样地在风雪里奋斗，
为了全人类做那勇敢的实验；

这里的人把猪圈当做乐园，
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同归腐烂！

正如一人游泳在大海里，
一任那波浪的浮沉，
我坐在一只小艇上，
它把我载到了江心。
我像是一个溺在水里的儿童，
心知这一番再也不能望见母亲，
随波逐流地，意识还不曾消去，
还能隐隐地望见岸上的乡村：
在那浓绿的林中，
曾经期待过美妙的花精，
在那泥红的墙下，
曾经听过寺院里的钟声。
一扇扇地闪在他幼稚的面前，
他知道前面只是死了，没有生。
我只想就这样地在江心沉下，
像那天边不知名的一个流星；
把过去的事想了又想，
把心脉的跳动听了还听——
一切的情，一切的爱，
都像风吹江水，来去无踪。

生和死，是同样地秘密，
一个秘密的环把它们套在一起，

我在这秘密的环中，
解也解不开，跑也跑不出去。
我望着月光化做轻烟，
我信口唱出一些不成腔调的小曲，
这些小曲我不知从何处学来，
也不知要往哪儿唱去！

我望着宁静的江水，拊胸自问：
我生命的火焰可曾有几次烧焚？
在几次的烧焚里，
可曾有一次烧遍了全身？
二十年中可有过真正的欢欣？
可经过一次深沉的苦闷？
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
认定了一个方针？
可真正地读过一本书？
可真正地望过一次日月星辰？
欺骗自己，我可曾真正地认识
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全身的血管已经十分紊乱，
我脑里的神经也是充满纠纷；
低着头望那静默的江水，
江水是那样阴沉，阴沉……

9 礼 拜 堂

我徘徊在礼拜堂前，
上帝早已失却了他的庄严。
夕阳里的钟声只有哀惋，
仿佛说，“我的荣华早已消散。”
钟声啊，你应该回忆，
回忆几百年前的情景：
那时谁听见你的声音不动了他的心，
谁听见你的声音不深深地反省：
老年人听见你的声音想到过去，
少年人听着你的声音想到他事业的前程，
慈母抱着幼儿听见你的声音，
便画着十字，“上帝呀，保祐我们！”
还有那飘流的游子，
寻求圣迹的僧人，
全凭你安慰他们，
安慰他们的孤寂、他们的黄昏。
如今，他们已经寻到了另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并不是你所服务的上帝。
你既不能增长他们的悲哀，
也不能助长他们的欢喜；
他们要把你熔化，
铸成一把锄头，
去到田间耕地。

你躲在这无人过问的、世界的一角，
发出来这无人过问的、可怜的声息！

我徘徊在礼拜堂前，
巍巍的建筑好像化做了一片荒原。
乞丐拉着破提琴，
向来往的行人乞怜。
忽然喉咙颤动了，
伴着琴声，颤颤地歌唱。
凋零的朋友啊，我有什么勇气，
把你的命运想一想：
你也许曾经是人间的骄子，
时代的潮流把你淘成这样；
你也许是久经战场的健儿，
一旦负了重伤；
你也许为过爱情烦恼；
你也许为过真理发狂……
一串串的疑问在我的心里想，
一串串的疑问在你的唇边唱。
一团团命运的哑谜，
想也想不透，唱也唱不完……
…………
…………
啊，这真是一个病的地方，
到处都是病的声音——
天上哪里有彩霞飘扬，

只有灰色的云雾，阴沉，阴沉……

10 秋已经……

秋已经像是中年的妇人，
为了生产而憔悴，
一带寒江有如她的玉腕，
一心要挽住落日的余晖。
东方远远地似雾非烟，
遮盖了她的愁容，遮没了她的双肩，
她可一心一意地梦想，
梦想她少年的春天？
她终于挽不住西方的落日，
却挽住了我的爱怜，
爱怜里没有温暖的情味，
无非是彼此都感到了衰残。
但是秋啊，你也曾经开过花，
你也曾经结过果，
我的花儿可曾开过一朵，
我的果子可曾结过一个？

从此我夜夜叹息，
伴着那雨声淋淋……
从此我朝朝落泪，
望着那落叶纷纷……
从此我在我的诗册上，

写遍了阴沉，阴沉……

11 “Pompeii”[①]

夜夜的梦境像是无底的深渊，
深沉着许许多多的罪恶；
朝朝又要从那深渊里醒来，
窗外的启明星摇摇欲落！
一次我在梦的深渊里，
走入了 Pompeii 的故墟，
摸索着它荣华的遗迹，
仿佛也看见了那里的卖花女子；
淡红的夕阳奄奄，
伴着我短叹长嘘。
这次的醒来，夜还不曾过半，
我听那远远的街心，
乞儿的琴弦还没有拉断。

我怀念着古代的 Pompeii 城，
坐在一家叫做 Pompeii 的酒馆里，
酒正在一杯一杯地倒，
女人们披着长发，唱着歌曲：
“喝酒吧！跳舞吧！

① 意大利古城，在维苏威山下，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全城湮没，18 世纪才又被发掘出来。这里是一个酒馆的名字。——作者注

只有今宵，事事都由我们做主。
把灯罩染得血一样地红，
把烛光燃得鬼一样地绿！
明天呀，各人回到各人的归宿，
这里自然会成了一座坟墓。”
听这沉郁的歌声，
分明是世界末日的哀音，
一团团烟气缭绕，
可是火山又要崩焚？
崩焚吧，快快崩焚吧！
这里的罪恶比当年的 Pompeii 还深：
这里有人在计算他的妻子，
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
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银，
这里的人，身上只有毒菌，
在这里，女儿诅咒她的慈母，
老人在陷害他的儿孙；
这里找不到一点真实的东西，
只有纸做的花，胭脂染红的嘴唇。
这里不能望见一粒星辰，
这里不能发现一点天真。
我也要了一杯辛辣的酒，
一杯杯浇灭我的灵魂；
我既不为善，更不做恶，
忏悔的泪珠已不能滴上我的衣襟。
看这些男女都拥在一起，

在这宇宙间最后的黄昏。
快快地毁灭，像是当年的 Pompeii，
最该毁灭的，是这里的这些游魂！
明天，一切化成灰烬，
日月也没有光彩，阴沉，阴沉……

12　追　悼　会

不知不觉地，树叶都已落尽，
日月的循环，在我已经不生疑问；
我只把自己关在房中，空对着
《死室回忆》作者[1]的像片发闷。
忽然初冬的雪落了一尺多深，
似乎接到了一封远方的音信，
它从沉睡中把我唤醒，
使我觉得我的血液还在循环，
我的生命也仿佛还不曾凋尽。

松花江的两岸已经是一片苍茫，
分明是早晨的雪，却又像是夜月的光，
我望不见岸北的楼台，
也望不清江上的桥梁，
空望着这还未结冰的江水，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① 指陀斯妥也夫斯基。——作者注

“你不知道吗，
你可是当真忘记？
这里已经埋葬了你一切的梦幻，
在那回中秋的夜里。
你看这滚滚不息的江水，
早已把它们带入了海水的涛浪。
望后你要怎么样，
你要仔细地思量；
不要总是呆呆地望着远方，
不要只是呆呆地望着远方空想！”
啊，今天的宇宙，谁不是白衣白帽，
天空是那样地严肃，
雪在回环地舞蹈。
原来它们为了我
做一番痛切的追悼！

这里埋葬了我的梦幻，
我再也不愿在这里长久逡巡；
在这样的追悼会里，
空气是这样地阴沉，阴沉……

13　尾　　声[①]

此后我的屋窗便结了冰霜，
我的心窗也透不进一点新的空气，
我像是一条冬天的虫，
一动不动地入了冬蛰。
"朋友啊，你这一月像老了一年。"
"老并不怕，我只怕这样长久地睡死。"
此后的积雪便铺满了长街，
日光也没有一点融解的热力，
我像是那街上的积雪，
一任命运的脚步踩来踩去。
"朋友啊，你这一月像老了一年。"
"老并不怕，我只怕这样长久地睡死。"
我不能这样长久地睡死，
这里不能长久埋葬着我的青春，
我要打开这阴暗的坟墓，
我不能长此忍受着这里的阴沉。

1928年1月1日　三时

① 《华北日报·副刊》与《北游及其他》原题《"雪五尺"》，编入《冯至诗文选集》时做了较大改动，并改题为《尾声》。

第三辑　暮春的花园*

黄　　昏*

我不知我从什么地方走来，
在这黄昏里的路上彷徨。
心内也没有热情的歌声，
脑里只有些寂静的思量。
在这古旧的城中的人们，
脸上都显出十足的人生的经验。
阴云低低地压着我的眉头，

---

* 在《冯至选集》中，冯至以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1868—1933）的四句德文诗作为本辑的题记。引句译文的大意为：

你把我引到着魔的山谷
只觉光亮赤裸而芳香隐约
还从远处指给我看那墓穴
有阴郁的爱生长于成熟的痛苦。

《黄昏》一诗原载1929年4月1日《华北日报副刊》第50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灰尘深深地浸没我的脚面。

最殷勤的是那些顽皮的车夫，
总是这样问我："先生，要车不要？"
我心内只能够暗暗地回答——
"我要去的地方你并不能拉到！"
于是我的怀中充满了凄怆——
我要去的到底是什么所在？
是不是那丰饶的人生的花园，
但那花园却永久地把我关在门外！

我走过一座书店的门前，
书店的主人和蔼地向我招呼：
"请你看这书架上是怎样地辉煌，
有孔子，有释迦，还有耶稣；
只要你化去少数的银钱，
便不难买到你一生走不尽的途程。"
我想，人间当真有这样平稳的事体，
为什么人人的灵魂还是不得安宁？

烟卷公司里也走出一个聪明的少年——
"黄昏的行人，请你买一枝香烟！
古代的人同着美人接吻，
近代的人拿香烟当做晚餐。"
我说："谢谢你，我并不吝惜：
我只怕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吸完——

一半化做青烟，一半变成灰烬，
令我想到了我生命的最后的一天。”

“快快地进来吧，路上的人们！”
一位老人守着他那陈年的老酒——
“只要你们肯深深地饮上几杯，
管保你们今宵有了归宿！”
如果归宿是那样地容易寻求，
我早已不在这儿流着彷徨的眼泪；
如果用酒才能够不醒，
那么没有酒我也能够沉醉。

最后的一人挑着一担鲜花——
“年轻的人，你可思念着一个女子？
请你买吧，买我的鲜花一朵，——
数着花瓣儿去测量她的心意：
‘她爱我？’‘她不爱我？’‘她最爱我！’……
看看哪一句是那最后的一瓣：
那么你就用不着长此迟疑，
你将来的运命也就不难推算。”

我用如梦的眼光望着他，
我痴痴地买了他那瓣儿最多的一朵。
我的心内仿佛又起了波澜，
脑里也失却了那些冷静的思索。
我擎着花儿鹄立在街旁，

这推算运命的游戏我却不敢开始，
我生怕数到最后一瓣的时节，
那丰饶的花园依然是紧紧地关闭。

十四行诗*

（译 Arvers[①]诗）

生命啊有它的隐微，灵魂中有它的神秘，
忽然间一个永久的爱情含孕在我的心里。
这相思是没有希望的，我只得默默无语；
并且那使我相思的人儿也未曾知悉。

咳，她永不注意，我走过她的身边，
我永在她的身边却永是这样地孤单，
我一点儿也不曾承受，也一点不敢希盼，
一直耗尽了我的生命在这渺茫的人间。

她呀，她将漫不经心地走着她的道路，——
上帝虽使她这样地柔爱，她却听不出

---

* 原载 1929 年 1 月 21 日《华北日报·副刊》第 16 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① 阿维尔斯（1806—1850），法国诗人。

有一缕怨诉的幽情紧紧追随着她的步奏。

她只忠实于那些严肃的女儿的训规，
更不知她早已填满了我苦闷的诗髓，
一旦读了我的诗，她必问：这个女的可是谁？

1月18日　灯下

一 盆 花*

——送给一个独身的女人

盆里的泥土是你生命的苦痛，
爱便是开在泥土上的花朵，
请你好好地把这花儿看护，
不要教它受了风雨的摧折。

用你滴滴的清泪灌溉吧，
它的颜色也不会怎样地鲜艳；
教它在已经够了的水分中
有时呀感到了一些儿不满。

它终会很自然地凋谢了，
你再用盆里的泥土把它埋葬：
到那时你会松松地叹了一声，
感到了一种寂寞的舒畅。

---

* 原载1929年1月23日《华北日报·副刊》第17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艰难的工作*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我的夜是这样地空旷，
　　正如那不曾开辟的洪荒。
他说，你要把你的夜填得有声有色！
　　从洪荒到如今是如此地久长，
　　如此久长的工作竟放在我的身上。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我一人是这样地赤手空拳，
　　我不知何处是工作的开端。
他只说，你要把你的夜填得有声有色！
　　我如果问何处是工作的开端，
　　他便板着面孔静默无言。

* 原载1929年1月16日《新中华报·副刊》第46号。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我一人在空旷的夜里彷徨，
　　我又去同一位朋友商量，
怎样才能把我的夜填得有声有色？
　　朋友说，我也完全同你一样，
　　一样地为了这个工作着慌。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我想利用过去的人们的成绩，
　　我想用山上的白塔将夜填起；
我一心一意地要从那里望出一些声色，
　　但是啊一切都是死沉静寂，
　　这个工作不容有一些儿顶替！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我又问了问夜半的风、夜半的河流，
　　吹的吹，流的流，把许多时光带走：
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填满了声色？
　　身外的物不容我一点儿请求，
　　我空对着空旷的夜锁了眉头。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九万里的人们都在睡眠，

　　九万颗的星星向我无情地眨眼。

终于没有一缕的声音、一丝的颜色——

　　没有开端的工作便已沉入深渊，

　　没有工作的身躯为什么不化做尘烟？

上帝啊给了我这样艰难的工作。

1928

听——*

我的心里演奏着什么音乐，
我自己也不能说明。
也许是深秋的小河同落叶
低吟着一段旧日的深情，
也许是雷雨的天气
狂叫着风雨和雷霆：
你喜欢的是怎样的声息，
只要看你是怎样地一听！

如果你是一片淡淡的情绪，
它哀诉的声音便充满了凄清——
它说旧日也散布过爱的种子，
可是希望的嫩叶都已凋零……

* 原载1929年3月8日《华北日报·副刊》第41号。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和《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如果你紧紧地向我的心房挨近，
像一轮烈日在地上薰蒸，
那么，风雨雷霆你便不难听见，
听出来一片新鲜的宇宙的呼声。

1928

思　　量*

　　我要静静地静静地思量，
　　像那深潭里的冷水一样。
既不是源泉滚滚的江河，
不要妄想啊去灌溉田野的花朵；
又没有大海的浩波，
也不必埋怨这里没有海鸥飞没。
　　我要静静地静静地思量，
　　像那深潭里的冷水一样。
如果天气转变得十分阴凉，
自然会有些雨点儿滴在水上；
如果天上现出来一轮太阳，
水面也不难沾惹上一点阳光。
　　我要静静地静静地思量，
　　像那深潭里的冷水一样。

* 原载 1929 年 3 月 18 日《华北日报・副刊》第 44 号。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尤其是当那人寂夜阑，
只有三星两星的微芒落入深潭；
我知道我的一切是这样地有限，
不要去渴望吧那些豪华的盛筵！
　　我要静静地静静地思量，
　　像那深潭里的冷水一样。

1928

思　　量*

人间总被思量误
——王国维

有人曾告诉我一句箴言：
事事呀都不要匆忙；
果子总会有成熟的那天，
早熟绝不是好的现象！

我自从见了她的面，
她便捉去了我一切的思量——
每分钟我的心房跳动多少遍，
总离不开：
我为她应该怎样，怎样，怎样……？

我思量，心里种上了种子；
我思量，种子发出来嫩芽；

---

* 原载1929年3月20日《华北日报·副刊》第45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我思量，嫩芽长成了树木；
我思量，树木开遍了红花；
我思量，红花结成了绿果；
在这样思量中度过去那又盲又哑的年华。

等到啊，我把这思量出来的果子放在口里尝一尝，
却只是说不出的幻梦一场！

看吧，在我所能走到的世界里，
她早已没有了一些儿踪迹……

夜　　半*

月光慢慢地迈进了玻璃窗，
屋内的一切都感到生命的欢狂。

月光慢慢地走到我的桌上，
桌上的文具都在那儿跳舞歌唱。
　　最先飞起的是那些雪白的稿纸，
　　一片片都飞到了屋顶，
　　它们一边飞一边说道：
　　“最该诅咒的是我的主人，
　　他从不曾在我的身上留下一些儿美好的痕迹！”
　　墨水瓶也喷泉一般地涌了出来：
　　“如果再不用我，我生命的力量已经无从发泄，
　　我要尽一夜的功夫把我的血液喷完，
　　明天，一个枯干的瓶子，留给他看！”

---

* 原载1929年4月8日《华北日报·副刊》第53号，初收《北游及其他》，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铅笔、毛笔同钢笔，
都站起来像是跳舞的少女；
它们说："这样的主人耽误了我们的青春，
在他身边我们唱不出一支迷人歌曲。"
信封也在桌角上长嘘短叹：
"我的绿衣裳已经变成了衰黄，
他从不曾把我送到那春风淡荡的花园
去游逛一趟！"——
最后它们都义愤填膺，
把一本厚重的哲学书推到地上：
"你这猫头鹰一般、阴私的老人，
把我们的主人害得死气沉沉！"——
…………

月光慢慢地越过我的桌上，
桌上的文具都那样地跳舞歌唱。

我是怎样地担惊害怕，
月光不久啊就要走近我的床前——
快快地有块厚重的乌云吧，把它遮住，
我心上也需要盖上一层——沉闷的睡眠！

1928

晚 步*

我不知是什么原故，在这样春暖的风里，
双手为什么要插在袋中，衣领也高高地翻起？
是为了那轻轻的秋凉还浮在我的心头，
可还是那深冬的寂寞长睡在我的心底？

霞是那样地浓红，为什么浓了又淡？
雾是那样地凝聚，为什么聚了又散？
沉沉的夜色还没有走来：它们可真是
错把我的脚步声认成那苍茫的夜的长叹？

在这静静的路上，我只有不停的思索——
“远远地一个行人”，是我思索出来的结果。
我抬头，天空剩下了一朵无依无靠的流云，
我再望那远行人，却踽踽凉凉地仍然是我！

---

* 原载1929年4月24日《华北日报·副刊》第60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花 之 朝*

谁说那欢乐的日子是容易消逝，
就是这寂寞的岁月也何尝为我稍停——
一旦我将要在一个黑暗的地方长住，
朋友，请替我写上，这样的几句碑铭：

“他也曾在花开的早晨寂寂地狂欢，
他也曾在花落的早晨寞寞地长叹；
花却永久无恙地开落在人间，
在他的怀中并不曾带走了一瓣。”

* 原载1929年4月29日《华北日报·副刊》第62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月下欢歌*

不要诉苦了，欢乐吧，
圆月高高地悬在天空。
充满了无边的希望
在这无边的月色当中。
　　“无边的月色，
　　请你接受吧，
　　　我的感谢！”

我显示在她的面前的，
既不是白发老人，也不是婴孩，
是和她同时代的青年，
担负着同时代的欢乐和悲哀。
　　“我们的时代，

* 原载1929年1月31日《华北日报·副刊》第24号，题为《月下的欢歌》。初收《北游及其他》，改题为《月下欢歌》。编入《冯至诗文选集》时，又改题为《我的感谢》，并做了一些删改；编入《冯至诗选》时又改题为《月下欢歌》，后又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请你接受吧，
我的感谢！”

她不是热带的棕色的少女，
也不是西方的金发的姑娘：
黄色的肌肤、黑色的眼珠，
我们在同一的民族里生长。
“我们的民族，
请你接受吧，
我的感谢！”

我从母亲的口里学会了朴素的语言，
又从许多人的口里学会了怎样谈话，
我大声唱出我的诗歌，
把美好的声音在一块儿溶化。
“祖国的语言，
请你接受吧，
我的感谢！”

温暖的阳光把我培养，
我的枝叶向着天空伸长，
我愿在风雨里开放花朵，
在冰雪中忍受苦创。
“温带的气候，
请你接受吧，
我的感谢！”

我的灵魂是琴弦似地跳动，
我的脚步是江水般地奔跑。
我向着一切招手，
我向着一切呼叫：
　　“宇宙的一切，
　　　请你们接受吧，
　　　　我的感谢！”

1929

暮春的花园*

1

你愿意吗，我们一道
走进那座花园？
在那儿只剩下了
黄色的蘼芜没有凋残。

从杏花开到了芍药，
从桃花落到了牡丹：
它们享着阳光的照耀，
受着风雨的摧残。

* 原载1929年5月6日《华北日报·副刊》第65号，共四首。初收《北游及其他》，删去每首诗的序号。编入《冯至诗选》时恢复序号，略做修改，并删去第四首诗；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所删第四首诗附录于后。

那时我却悄悄地在房里
望着窗外的天气，
暗自为它们担尽了悲欢。

如今它们的繁荣都已消逝，
我们可能攀着残了的花枝
谈一谈我那寂寞的春天？

2

你愿意吗，我们一道
走进那座花园？
在那儿有曲径一条，
石子铺得是那样平坦。

我愿拾些彩色的石子
在你轻倩的身边；
我曾做过这样的游戏，
当我伴着母亲走到田间。

那时我的天空是那样晴朗，
白云流水都引起我的奇想；
从她死后，却只有黯淡的云烟。

如今的云烟又仿佛消散，
但童年的一切都已不见；

广大的宇宙中，你在我的面前。

3

你愿意吗，我们一道
走进那座花园？
我也不必穿着外套，
你也不必带着花环。

让春风吹进我们的胸脯，
荡荡地拂着我们的心田，
在心田上我们静静地等候
Amor[①] 跑到这里来游玩。

我想，在你温暖的怀里
比一切的花园都要美丽；
我的，却是沙漠一样地枯干。

我愿多多地落些泪珠，
来浸润我的心田，像是雨露
准备着一条彩虹显在天边。

① 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

南方的夜*

我们静静地坐在湖滨，
听燕子给我们讲南方的静夜。
南方的静夜已经被它们带来，
夜的芦苇蒸发着浓郁的情热——
　　我已经感到了南方的夜间的陶醉，
　　请你也嗅一嗅吧这芦苇中的浓味。

你说大熊星总像是寒带的白熊，
望去使你的全身都感到凄冷。
这时的燕子轻轻地掠过水面，
零乱了满湖的星影。——
　　请你看一看吧这湖中的星象，
　　南方的星夜便是这样的景象。

---

* 原载1929年7月13日《华北日报·副刊》第112号，为组诗《湖滨》第一首。初收《北游及其他》，题目加上引号，为《“南方的夜”》。编入《冯至诗选》时，又将引号删去；后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你说，你疑心那边的白果松
总仿佛树上的积雪还没有消融。
这时燕子飞上了一棵棕榈，
唱出来一种热烈的歌声。——
　　请你听一听吧燕子的歌唱，
　　南方的林中便是这样的景象。

总觉得我们不像是热带的人，
我们的胸中总是秋冬般的平寂。
燕子说，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
经过二十年的寂寞才开一次。——
　　这时我胸中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
　　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

1929

十　字　架*

我们静静地坐在湖滨，
凝望着礼拜堂的尖塔，
望着它沉在夕阳的光中，
映出来血红的基督，
负着血红的十字架。

我想我梦里的基督
是一篇罗曼的牧歌；
你却把手儿一指，
"为着爱，基督又流血了！"
你仿佛在这样地诉说。

在我的生命中也没有别的希望，
无非是一首朴素的牧歌：

* 原载1929年7月13日《华北日报·副刊》第112号，为组诗《湖滨》第二首。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夕阳也绯红地把我们照映——
好在呀你并没有注意这一层
并没有把这必然的运命说破……

秋*

（译 H. Leuthold①诗）

全宇宙都披上了悲哀的丧衣；
树叶子渲染得是这样地衰黄，
啊，我仿佛在我的心里
感到了寒冷的冬日的苍凉——

怎样地凋亡啊，看这四围的一切！
在这凋败之际我却祈向穹苍：
当我还未完成了一件美丽的工作，
上帝呀，请不要让我死亡！

* 原载1929年5月22日《华北日报·副刊》第72号，总题为《德意志抒情诗选译》，只此一首。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① 洛伊托德（1827—1879），瑞士德语诗人。

我的爱人*

(译 Waclaw Rolicz-Lieder[①]诗)

我的爱人的眼睛像是一个湖
有湖一般眼睛的是我的爱人。
爱人呀这是什么原故?
如果你在远方的旷野里失迷地翘望
望见一片翠绿的海水在群山的中央
　　便会说:
在这洪水中轻睡着我生命的一个段落。

我的爱人的身体是非常地洁白
有着洁白的身体的是我的爱人。
爱人呀这是什么原故?
如果樱桃树上落下来如雪的花朵

---

* 原载 1928 年 12 月 24 日《新中华报·副刊》第 29 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① 列德尔(1866—1912),波兰诗人。

你的目光沉溺于这样娇艳的颜色
　　便会说：
在这花中我凝视出我生命的一个段落。

我的爱人有一种迷人的微笑
有迷人的微笑的是我的爱人。
爱人呀这是什么原故？
如果你把一种琼浆斟满了酒盏
这美酒把你的工作的心情扰乱
　　便会说：
在这酒浆中浮沫着我生命的一个段落。

我的爱人有着喷香的头发
有喷香头发的是我的爱人。
爱人呀这是什么原故？
如果你在公园里沙地上游荡
把橙子的芬芳吸入你的心房
　　便会说：
在这芬芳中浮动着我生命的一个段落。

我的爱人会一支销魂的歌曲
会那销魂歌曲的是我的爱人。
爱人呀这是什么原故？
如果我们的欢悦的收获时期过了
你听见一缕歌声从那寂寞的街道
　　便会说：

在这歌曲中呜咽着我生命的一个段落。

我的爱人有一把土耳其的小刀
有把土耳其小刀的是我的爱人。
爱人呀这是什么原故？
你若真爱我呀我就用它铸成了笔头一个
如果你僧侣般地写出来一些典雅的诗歌
　　便会说：
在这笔头上滑过去我生命的一个段落。

生命的秋天*

（译 Wacław Rolicz-Lieder 诗）

我爱那样的人，在他高高的额上，
纹理地刻画出生命的清秋，
他沉沉地负担，深深地忍受，
没有一点儿虚伪闪自他的明眸。

他深知，使谁欢欣，对谁诅咒，
在他的心中燃烧起热火熊熊，
他又用泪珠儿把这些火焰浇灭，
他认识绝望的情怀同思慕的苦衷。

他能亲切地理会旁人心中的
种种烦恼，他也是（回忆一般地）了解，
去敬重旁人灵魂的苦痛，
他伴着人家哭泣，他并不会自觉。

---

* 原载1928年11月24日《新中华报·副刊》第1号，初收《北游及其他》。此据《北游及其他》编入。

十四行集

本书共收录作者写于1941年的十四行诗二十七首，桂林明日社1942年5月初版，后附杂诗六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1月重版，后附杂诗四首，增序一篇。二十七首十四行诗一部分曾发表于《文艺月刊》、《文艺时代》，后来全部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

序*

1941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那时，我早已不惯于写诗了，——从1930到1940十年内我写的诗总计也不过十来首，——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这是诗集里

* 原载1948年8月《中国新诗》第3期，题为《〈十四行集〉再版序》，初收《十四行集》1949年1月版，改题为《序》，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的第八首，是最早也是最生涩的一首，因为我是那样久不曾写诗了。

这开端是偶然的，但是自己的内心里渐渐感到一个要求：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有时一天写出两三首，有时写出半首便搁浅了，过了一个长久的时间才能续成。这样一共写了二十七首。到秋天生了一场大病，病后孑然一身，好像一无所有，但等到体力渐渐恢复，取出这二十七首诗重新整理誊录时，精神上感到一种轻松，因为我满足了那个要求。

至于我采用了十四行体，并没有想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正如李广田在论《十四行集》时所说的，"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它正宜于表现我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而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

如今距离我起始写十四行时已经整整七年，北平的天空和昆明的是同样蓝得像结晶体一般，天空里仍然时常看见银色的飞机飞过，但对着这景象再也不能想到古人的鹏鸟梦，而想到的却是银色飞机在地上造成的苦难。可是看见几个降生不久的小狗，仍然要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句：

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

在纷杂而又不真实的社会里更要说出这迫切的祈求：

给我狭窄的心
一个大的宇宙！

一本诗本来应该和一座雕刻或一幅画一样，除去它本身外不需要其他的说明，所以这个集子于1942年在桂林明日社初版时，集前集后并没有序或跋一类的文字。如今再版，我感到有略加说明的必要。所要说明的，就是上边的这几句话。

1948年2月5日　北平

十四行二十七首

1　我们准备着[1]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后重刊于 1946 年 8 月 15 日《文艺时代》第 1 卷第 3 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2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①]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它化做尘埃：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
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后重刊于1946年8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3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做一脉的青山默默。

3　有加利树[①]

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
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
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
让我小心翼翼地走入；

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
在我的面前高高耸起，
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
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

你无时不脱你的躯壳，
凋零里只看着你生长；
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后重刊于1946年8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3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
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
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

4 鼠 曲 草[①]

我常常想到人的一生，
便不由得要向你祈祷。
你一丛白茸茸的小草
不曾辜负了一个名称；

但你躲避着一切名称，
过一个渺小的生活，
不辜负高贵和洁白，
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

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
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
有的化成了你的静默。

这是你伟大的骄傲
却在你的否定里完成。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后重刊于1946年8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3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作者有题注："鼠曲草在欧洲几种不同的语言里都称为Edelweiss，源于德语，可译为贵白草。"

我向你祈祷，为了人生。

5　威　尼　斯[①]

我永远不会忘记
西方的那座水城，
它是个人世的象征，
千百个寂寞的集体。

一个寂寞是一座岛，
一座座都结成朋友。
当你向我拉一拉手，
便像一座水上的桥；

当你向我笑一笑，
便像是对面岛上
忽然开了一扇楼窗。

只担心夜深静悄，
楼上的窗儿关闭，
桥上也断了人迹。

---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后重刊于1946年8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3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6 原野的哭声[①]

我时常看见在原野里
一个村童，或一个农妇
向着无语的晴空啼哭，
是为了一个惩罚，可是

为了一个玩具的毁弃？
是为了丈夫的死亡，
可是为了儿子的病创？
啼哭得那样没有停息，

像整个的生命都嵌在
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
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我觉得他们好像从古来
就一任眼泪不住地流
为了一个绝望的宇宙。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后重刊于1946年8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3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7　我们来到郊外[①]

和暖的阳光内
我们来到郊外，
像不同的河水
融成一片大海。

有同样的警醒
在我们的心头，
是同样的运命
在我们的肩头。

要爱惜这个警醒，
要爱惜这个运命，
不要到危险过去，

那些分歧的街衢
又把我们吸回，
海水分成河水。

---

① 原载1941年6月16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11年6月号，题为《郊外》，为组诗《十四行诗》第2首。初收《十四行集》，做些改动并删去诗题，只标序号，后重刊于1946年8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3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编入《冯至诗选》时又做些改动，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作者有题注："敌机空袭警报时，昆明的市民都躲到郊外。"

8　一个旧日的梦想[①]

是一个旧日的梦想，
眼前的人世太纷杂，
想依附着鹏鸟飞翔
去和宁静的星辰谈话。

千年的梦像个老人
期待着最好的儿孙——
如今有人飞向星辰，
却忘不了人世的纷纭。

他们常常为了学习
怎样运行，怎样降落，
好把星秩序排在人间，

便光一般投身空际。
如今那旧梦却化做
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

① 原载1941年6月16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11年6月号，题为《旧梦》，为组诗《十四行诗》第1首。初收《十四行集》，删去诗题，只标序号，后重刊于1946年8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3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9　给一个战士[①]

你长年在生死的边缘生长，
一旦你回到这堕落的城中，
听着这市上的愚蠢的歌唱，
你会像是一个古代的英雄

在千百年后他忽然回来，
从些变质的堕落的子孙
寻不出一些盛年的姿态，
他会出乎意料，感到眩昏。

你在战场上，像不朽的英雄
在另一个世界永向苍穹，
归终成为一只断线的纸鸢：

但是这个命运你不要埋怨，
你超越了他们，他们已不能
维系住你的向上，你的旷远。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后重刊于1946年8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3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10 蔡元培[①]

你的姓名常常排列在
许多的名姓里边，并没有
什么两样，但是你却永久
暗自保持住自己的光彩；

我们只在黎明和黄昏
认识了你是长庚，是启明，
到夜半你和一般的星星
也没有区分：多少青年人

从你宁静的启示里得到
正当的死生。如今你死了，
我们深深感到，你已不能

参加人类的将来的工作——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后重刊于1946年8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3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十四行集》1949年1月版此诗略做改动，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作者有题注："写于1941年3月5日，这天是蔡元培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另：作者在《十四行集》1949年1月版附注："写于3月5日，这天是蔡元培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末四行用里尔克（Rilke）在欧战期内于1917年1月19日与某夫人论罗丹（Rodin）及凡尔哈仑（Verhaeren）逝世信中语意。信里这样说：'如果这可怕的烟雾（战争）消散了，他们再也不在人间，并且不能帮助那些将要整顿和扶植这个世界的人们。'"蔡元培（1868—1940），现代文化名人。

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复活，
歪扭的事能够重新调整。

11 鲁 迅[①]

在许多年前的一个黄昏
你为几个青年感到一觉[②]；
你不知经验过多少幻灭，
但是那一觉却永不消沉。

我永远怀着感谢的深情
望着你，为了我们的时代：
它被些愚蠢的人们毁坏，
可是它的维护人却一生

被摒弃在这个世界以外——
你有几回望出一线光明，
转过头来又有乌云遮盖。

你走完了你艰苦的行程，
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
曾经引出你希望的微笑。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后重刊于1946年8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3期，总题为《十四行十一首》。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② 鲁迅《野草》中最后一篇是《一觉》。——作者注

12 杜　　甫①

你在荒村里忍受饥肠，
你常常想到死填沟壑，
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
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

战场上健儿的死伤，
天边有明星的陨落，
万匹马随着浮云消没…
你一生是他们的祭享。

你的贫穷在闪铄发光
像一件圣者的烂衣裳，
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

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
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
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

① 原载1941年6月16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11年6月号，题为《杜甫》，为组诗《十四行诗》第三首。初收《十四行集》，删去诗题，只标序号，编入《冯至诗选》时又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13　歌　德[①]

你生长在平凡的市民的家庭，
你为过许多平凡的事物感叹，
你却写出许多不平凡的诗篇；
你八十年的岁月是那样平静，

好像宇宙在那儿寂寞地运行，
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
随时随处都演化出新的生机，
不管风风雨雨，或是日朗天晴。

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
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
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

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
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
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

---

① 原载1941年6月16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11年6月号，题为《歌德》，为组诗《十四行诗》第四首。初收《十四行集》，删去诗题，只标序号，编入《冯至诗选》时略做改动，并又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14　画家梵诃[①]

你的热情到处燃起火，
你燃着了向日的黄花，
燃着了浓郁的扁柏，
燃着了行人在烈日下——

他们都是那样热烘烘
向着高处呼吁的火焰；
但是背阴处几点花红，
监狱里的一个小院，

几个贫穷的人低着头
在贫穷的房里剥土豆，
却像是永不消溶的冰块。

这中间你画了吊桥，
画了轻盈的船：你可要
把些不幸者迎接过来？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做了较大改动，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初刊原诗附录于后。梵诃(1853—1890)，荷兰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今译凡高。

15 看这一队队的驮马[①]

看这一队队的驮马
驮来了远方的货物，
水也会冲来一些泥沙
从些不知名的远处，

风从千万里外也会
掠来些他乡的叹息：
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
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

仿佛鸟飞翔在空中，
它随时都管领太空，
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

什么是我们的实在？
我们从远方把什么带来？
从面前又把什么带走？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略做改动，并加上此标题。后又略做改动，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16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1]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
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
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
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17 原野的小路[①]

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
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
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
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

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
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
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
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

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
还有些年纪轻轻的男女，
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

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18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1]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
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
更不必说它的过去未来。原野——

一望无边地在我们窗外展开，
我们只依稀地记得在黄昏时
来的道路，便算是对它的认识，
明天走后，我们也不再回来。

闭上眼吧！让那些亲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
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
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19 别　离[①]

我们招一招手，随着别离
我们的世界便分成两个，
身边感到冷，眼前忽然辽阔，
像刚刚降生的两个婴儿。

啊，一次别离，一次降生，
我们担负着工作的辛苦，
把冷的变成暖，生的变成熟，
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耘耕，

为了再见，好像初次相逢，
怀着感谢的情怀想过去，
像初晤面时忽然感到前生。

一生里有几回春几回冬，
我们只感受时序的轮替，
感受不到人间规定的年龄。

① 原载1941年6月16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11年6月号，题为《别》，为组诗《十四行诗》第六首。初收《十四行集》，略做改动，并删去诗题，只标序号。编入《冯至诗选》时又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20　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①]

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
在我们梦里是这般真切，
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
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

可是融合了许多的生命，
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
谁能把自己的生命把定
对着这茫茫如水的夜色，

谁能让他的语声和面容
只在些亲密的梦里萦回？
我们不知已经有多少回

被映在一个辽远的天空，
给船夫或沙漠里的行人
添了些新鲜的梦的养分。

① 原载1941年6月16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别第11年6月号，题为《梦》，为组诗《十四行诗》第五首。初收《十四行集》，做了一些改动，并删去诗题，只标序号。编入《冯至诗选》时又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21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1]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
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

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
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
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
它们都像风雨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22　深夜又是深山[①]

深夜又是深山，
听着夜雨沉沉。
十里外的山村、
念里外的市廛，

它们可还存在？
十年前的山川、
念年前的梦幻，
都在雨里沉埋。

四围这样狭窄，
好像回到母胎；
我在深夜祈求

用迫切的声音：
“给我狭窄的心
一个大的宇宙！”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略微改动，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23　几只初生的小狗[1]

接连落了半月的雨，
你们自从降生以来，
就只知道潮湿阴郁。
一天雨云忽然散开，

太阳光照满了墙壁，
我看见你们的母亲
把你们衔到阳光里，
让你们用你们全身

第一次领受光和暖，
日落了，又衔你们回去。
你们不会有记忆，

但是这一次的经验
会融入将来的吠声，
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

---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略做改动，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24　这里几千年前[1]

这里几千年前
处处好像已经
有我们的生命；
我们未降生前

一个歌声已经
从变幻的天空，
从绿草和青松
唱我们的运命。

我们忧患重重，
这里怎么竟会
听到这样歌声？

看那小的飞虫，
在它的飞翔内
时时都是新生。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25 案头摆设着用具[1]

案头摆设着用具，
架上陈列着书籍，
终日在些静物里
我们不住地思虑。

言语里没有歌声，
举动里没有舞蹈，
空空问窗外飞鸟
为什么振翼凌空。

只有睡着的身体，
夜静时起了韵律：
空气在身内游戏，

海盐在血里游戏——
睡梦里好像听得到
天和海向我们呼叫。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26　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1]

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
回到我们居住的地方；
但是在这林里面还隐藏
许多小路，又深邃、又生疏。

走一条生的，便有些心慌，
怕越走越远，走入迷途，
但不知不觉从树疏处
忽然望见我们住的地方，

像座新的岛屿呈在天边。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
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

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
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
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27 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①]

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
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
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
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

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
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
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
还有个奔向远方的心意，

都保留一些在这面旗上。
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
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

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
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
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① 初收《十四行集》，原诗只有序号无标题。编入《冯至诗选》时加上此标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附　录

等　待*

在我们未生之前，
天上的星、海里的水，
都抱着千年万里的心
在那儿等待你。

如今一个丰饶的世界
在我的面前，
天上的星、海里的水，
把它们等待你的心
整整地给了我。

1930

---

* 原载1930年7月7日《骆驼草》第9期，署名至；总题《诗》，此为第二首。初收《十四行集》，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歌 *

看许多男人的睡像
都像是将爆未爆的火山，
为什么都这般坚忍
不把火焰喷向人间？

哪座山不会爆裂，
若不是山影浸入湖面？
若没有水一般女人的睡眠，
山早已含不住了它的火焰。

1934

* 原载 1934 年 1 月 15 日《沉钟》半月刊第 31 期，题为《情歌》。初收《十四行集》初版本，改题为《歌》。1949 年 1 月版删去，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给亡友梁遇春二首*

1

我如今感到，死和老年人
好像没有密切的关联；
在冬天我们不必区分
昼夜，昼夜都是一样疏淡。
反而是那些乌发朱唇
常常潜伏着死的预感；
你像是一个灿烂的春
沉在夜里，宁静而黑暗。

---

* 原载1937年7月1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题为《给几个死去的朋友》，共4首。初收《十四行集》初版本，改题为《给秋心（四首）》；1949年1月版删去。编入《冯至诗选》时略做改动，并删去第二、四首，改为此题。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梁遇春（1904—1932），现代作家，笔名秋心。

2

我曾意外地认识过许多人，
我时常想把他们寻找。
有的是在阴凉的树林
同走过一段僻静的小道；
有的同车谈过一次心，
有的同席间问过名号……
你可是也参入了他们
生疏的队伍，让我寻找？

1937

歧 路*

它们一条条地在面前
伸出去，同时在准备着
承受我们的脚步；
但我们不是流水，
只能先是犹疑着，
随后又是勇敢地
走上了一条，把些
其余的都丢在身后——
看那高高的树木，
曾经有多少嫩绿的
枝条，被风雨，被斤斧
折断了，如今都早已
不知去处。
　　　　　　朋友们，

* 初收《十四行集》1949年1月版，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们越是向前走，
我们便有更多的
不得不割舍的道路。
当我们感到不可能，
把那些折断的枝条
聚起来，堆聚成一座
望得见的坟墓，
　　　　　　　　我们
全生命无处不感到
永久的割裂的痛苦。

1943

我们的时代*

将来许多城都变了形体，
许多河流也改了河道，
人人为了自己的事物匆忙，
早已忘记了我们：万一
想到我们，便异口同音地
说一声："那个艰苦的时代。"
这无异遮盖起我们种种的
愁苦和忧患，只给我们
披上一件圣洁的衣裳。
我们从将来的人们的口里
领来了这件衣裳，也正如
古人从我们口里领去了——
我们现在不是还常常

---

* 原载1944年1月1日《中央日报》元旦增刊文学专页，题为《时代的诗》。初收《十四行集》1949年1月版，改题为《我们的时代》；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提起吗，从前有过一个
洪水的时代。
　　　　　　　一个海边的
热闹的市镇，在前几天
还挤满了人，市集散后
满街上还撒遍了鱼鳞。
但现在忽然这样寂静了，
街上遇不见一个行人，
家家的房屋都空空锁起，
好像是刚刚发掘出来的
一座古城。"是一个结束，
是一个开始，"正这样想时，
对面出现了一队兵士，
他们把这个市镇接过来，
像一个盛得满满的水盆，
像一块散开便收不起来的
水银，他们无时不在准备
抵御敌人的最初的来袭。
一样的面容，一样的姿态，
化成一个身体。如今六年了，
那市镇化成无数的市镇，
无论我想到地球上哪一块
地方，便感到那市镇的寂静，
同时在我面前也走来了
那一队兵士。
　　　　　　　一座偏僻的

小城，承受了从未有过的
繁荣，从大都市里来的
人们给它带来了鼓舞，
也带来了惊慌和恐怖。
在一个熙熙攘攘的清晨，
欢欣正浮在人人的面上，
忽然在天空响起沉重的
机声，等到人们感到时，
四五个死者已经横卧
在街心，他们一样的面容，
一样的姿态，化成一个身体。
惊慌和恐怖从一切隐秘的
角落里涌出，立即湮没了
这座城市，繁荣也随着
商店里陈列的物品收敛。
六年了，这小城化成无数的
小城，只要我想到地球上
任何一个城市，我就仿佛
看见在它的街头横卧着
那几个死者。

如今六年了，
我们经验了重重的忧患、
无限的愁苦，还有一些人
表露出从来不曾有过的
丑恶的面目，让我们的心
这样狭窄；但我们一想到

那一队兵士，那几个死者，
他们便圣水似地冲洗着
我们的心，让我们感到
无边的旷远。

　　　　　　在这一次的
洪水里我们宁肯沉沦，
却不愿意羡慕有些个
坐在方舟里的人，我们
不愿让什么阻住了我们的
视线，不要让什么营养着
我们的抱怨。有多少生命、
多少前代的遗产，它们都
像树叶一般，秋风来了
便凋落，并没有一声叹息。
我们珍惜这圣洁的衣裳，
将来有一天，把它脱下来
折好，像一个兵士那样，
正直地经过许多战阵，
最后把他的军衣脱下，
这时内心里感到了饥饿——
向着眼前的休息，向着
过去的艰苦，向着远远的
崇高的山峰。

　　　　　　我们到那时
将要拥抱着我们的朋友说：
“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

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
我们也将要共同欢迎着
千百万战士健壮的归来，
共同埋葬几千万死者，
我们却不愿意听见几个
坐在方舟里的人们在说：
“我们延续了人类的文明。”

1943

招　魂*

——呈于"一二·一"死难者的灵前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忘却我们？
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咱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 初收《十四行集》1949年1月版，后曾编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正义，快快地到来！
自由，快快地到来！
光明，快快地到来！"

1945



集外

集外编入的是《昨日之歌》等八部诗集、选集和《立斜阳集》、《文坛边缘随笔》所未收入的部分诗作。1949年10月以前的集外诗作收入本卷，以后的集外诗作则编入第二卷。这些作品多发表于《创造》季刊、《浅草》季刊、《文艺周刊》、《沉钟》半月刊和《骆驼草》等报刊，少数诗作是据手稿编入。

归乡（组诗十六首）*

序　　诗

家乡开遍了平凡的花朵，
摘不到奇异的果实；
只因无处可使我停留，
我只好暂时归去！

1　车　　上

怕到家乡，
又要到家乡，
火车不容我踌躇，——

*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共二十三首，包括《归乡》组诗十六首。其中组诗第三首《一颗明珠》、第十二首《不能容忍了》、第十四首《夜深了》和《满天星辰》、《绿衣人》、《问》、《畅观楼顶》七首已收入《昨日之歌》。

载我南行！
咳！孤苦的魂灵儿，
你飞翔——
向何方！

1月28日

2 这朵花儿

我为了，这朵
这朵花儿惋惜！
我为了，这朵
这朵花儿惋惜！
它含着，将放
未放的苞儿，
那知道自己的美丽！
只在春日阳光里，
含着它的深意！

它哪里自知
它是这样美丽！
它那净洁的
层层的瓣儿，
在阳光里呼吸！
我为了，这朵
这朵花儿惋惜！
因为它的四围，

充满了荆棘；
荆棘丛中，
谁是它的姊妹？

它的四围，
充满了荆棘：
它的美丽，
它不自知！
我为了，这朵
这朵花儿惋惜！
它那嫩弱的瓣儿，
将轻轻地放开；
它那嫩弱的瓣儿，
将慢慢凋谢！

它含苞的美丽，
它开放的美丽，
它不自知！
它把荆棘中黄色花朵，
让作姊妹。
它终于含泪凋谢，
更那知自己的悲哀！
我为了，这朵
这朵花儿惋惜！
我为了，这朵
这朵花儿惋惜！

1月29日

4 在这悭吝的人间

在这悭吝的人间，
我再也不敢有什么企求！
——但是我那最大的企求，
不在这悭吝的人间，
又在何处！

2月1日

5 度 过

石一般
深沉着的悲哀，
我一个字儿，
也吐不出来！

心无力，
怎能去思索？
只好勉强着
这样度过！

今天唱个歌儿，
明天一个曲；
敷敷衍衍地——

度过！

2月2日

6　心　湖　里

心湖里，
浮泛着，
柔弱的花瓣。
阳光的情调，
蜜吻着水面。
水纹儿微漾！
花瓣儿感伤！
水气蒸发，——
眼前飘荡着
一朵紫色的云霞！

2月6日

7　祈　　祷

神呵！你笑拈着的花儿，
我怀里仿佛有了一朵！
它正在慢慢开放，——
我心儿是怎样的
一种温暖难言的微痛呵！

我作诗赞美，

女郎的淑美的面庞；
她那含苞的嘴儿，
我是怎样想望一个蜜吻呀！
我这坦白的心，
竟大受人们的指责！
神呵！这是一件罪过吗？

迷迷濛濛地一日过去了，
好容易盼到梦境的来临：
人影儿隐微微地来了，
——却又陡然消逝！
醒来，把眼泪揩干吧，
怅惘着，又是一日的迷濛呵！
神呵！这是一件罪过吗？

天天唱着歌儿，
唱到灵魂颓丧了：
远远地女郎的笑语呵，
灵魂便蝶一般的飞翔了；
眼前的女郎的幻象呵，
灵魂便饮酒一般的沉醉了。
神呵！这是一件罪过吗？

神呵！假如这都是罪过，
我就要向你乞求了！
请你多给我一些智慧；

我要隔绝了这个人间，
去作古代比丘的生活——
使这花儿好好地开
好好地谢呀！

2月13日

8　除　夕

听白发的祖父，
讲他少年的往事。
桌上燃烧着，
与十年前一样的蜡烛呵——
我心里震荡，
不自觉的忧伤！

2月15日

9　来　到　了

来到了
久无人住，
人不常到的院落。
使我沉默！——
旧日的
家庭风味，
还在这儿轻轻地睡着！

2月15日

10 这个人间

这个人间，
正在这个夜里……
我，我知道
正在欢乐！

灯光——
我读友人的悲歌：
四围的空气，
和缓寂沉！

爆竹声里，
送了来，
平淡淡地相思；
——无处安排！

说什么，
沦无底，达仙乡！
说什么，风波的
播弄怎样！

我只恐，
今春燕子归，
她呢喃笑我，

令我无言对！

南海滨，
双双燕子，
那知这个人间，
我在这个夜里……

2月16日　早4时

11　若是到了西湖

（读李晴峰先生在西湖所作诗）

（1）

若是到了西湖，——
也要乘着风微雨细，
歌诵着断肠词句，
去寻着朱淑真的坟墓。

（2）

饮西湖的水，
饮到全身的血液，
都变成西湖的水；
餐西湖的花，
餐到全身的细胞，
都变成西湖的花；
西湖湖里的水，

西湖湖畔的花，
充满了女儿的情绪！

〈3〉

“西泠月白无人问，
却似西施未嫁时！”
立在西泠桥上，
领略处女的赞诗！

2月23日

13 酒后歌东坡水调歌头

人醉了！
正好高歌东坡醉时歌！
月光浩漫几万里，
西有大山高嵯峨；——
我有泪泉流不尽，
倩月光，
尽交与，大海江河！

2月28日

15 乞 者

我真是十分饥饿了！
我在路上行走，——

左唱一个歌儿，
右唱一个曲子，——
都遮不住我的饥饿。

门前站住一位姑娘，——
我实在不得已了，
我向她乞食；
她由怀里取出一个铜钱。

我说，这解不了我的饥饿，
请姑娘把你做的米饭，
——或是吃剩下了的，——
给我一碗吃吧！

我正在请求时，
走出来一个严厉的太婆；——
姑娘不言不语的进去了；
我上了我的途程，
更加倍的饥饿。

3月4日

16 明天，走了！

〈1〉

同姐姐嫂嫂弟弟

说笑了一晚，
——十一点了——
吃完了山药，
喝完了茶，——
是如何的怅怅呢！
明天，走了，——
只能明天早晨在家中了！

〈2〉

有多少，要说
说不出的话，
走到这里，
走到那里，
终于是一句
一句也说不出啊！
明天，走了，——
只能明天早晨在家中了！

3月5日

初春暮雨(返京后)

1

想不到，
醒后恰黄昏，
窗外雨声淅沥！

初春暮雨，——
我的心儿温暖，
与心儿一般温暖的春雨！

我总是这样朦胧；
今春的落花飘絮，
已经把我的心儿埋住。

2

想不到的初春暮雨，
眼前又现出，
多少恍惚的花朵！

心儿好像个蜜蜂，
含着睡眠的情调，
飞入花朵深处。

采得花粉归来，
藏在胸怀里，
——酿些儿甜蜜！

3月7日

初春之歌

1

晓风吹，
晓寒退；——
春娘梦中醒，
媚眼仍思睡。

春娘发，
何温柔！
春娘朦胧意，
——悠悠白云浮。

2

既无处可以痛哭，
又何必长此戚戚！

女郎笑语，
儿童游戏，——

怀里为他们充溢
牡丹花的温暖；
祝他们欢笑途中，
春一般的和缓！

1923年3月7日

我这样的歌唱

——《梦境》的序诗

离开妈妈的怀儿，
望着宇宙的怀儿，奔向！
在这样的途中，
我这样的歌唱！

初离妈妈的怀儿，
这个宇宙太空旷！
在这样的途中，
我这样的歌唱！

寻不着宇宙的怀儿，
我焦躁着忧思乱想；
在这样的途中，
我这样的歌唱！

神示我以爱人的怀儿，

说它可以渡我前往。
在这样的途中，
我这样的歌唱！

我为了爱人的怀儿，
四下里徘徊惆怅：
在这样的途中，
我这样的歌唱！

1922 年 12 月 27 日

残余的酒(三首)*

月

凉风吹散我眼前的阴云，
吹不开你面上的轻纱。——
月儿！你这般隐约若现，
正好像古代的牧歌，
在我怀内轻弹。

4月7日

黑夜的梦境

冷清清的芬芳，

* 原载1923年12月《浅草》季刊第1卷第3期。原为组诗，共十三首。其中《序诗》、《归去》、《歌女》、《小艇》、《狂风中》、《初夏》、《窗外》、《怀——》、《追忆》、《别羡季》十首已以单首诗形式收入《昨日之歌》，部分诗题做了修改。

黑夜里，越显洁白！
来到这朵花的身旁，
再也不能走过！

哀艳的魔女，
环奏“春深夜趣”；——
我狂饮甘冽美酒，
仰望着满天星宿！

4 月 15 日

雨 后

夕阳光
穿透浓云薄处。

淡淡地
影射——
古代西方残影。

燕子！
莫尽在，云际留恋！
回来吧——
你看！
黄绿相间，青山远！

6 月 9 日

上《残余的酒》，凡诗十四首[1]；是由今年自3月23日至7月10日，在北京所作诗中选抄的。

1923年8月28日　灯下　冯至附志于涿县

① 实为十三首。

一个青年的命运*

也没有风雨，
玫瑰花儿渐渐枯凋。
温暖的暮春，
明媚的阳光，
各处的鸟儿乱噪。

远远跑来一个青年，
跑到玫瑰花旁；
他想折朵花儿，
好簪在他妈妈的头上。

花瓣儿微微落地，轻轻呼吸；
那最后的呼吸，
缠绕住他的心旌；
他想起他妈妈给他讲的童话，

* 原载1923年8月16日《文艺旬刊》第5期。

童话里玫瑰花一般的女王。
他有些难言的感伤！

感伤在他心里，
渐渐深沉，
渐渐地扩张——

他的妈妈死后，
来了个白发的祖母，
带着忧郁的姑姑，
——他们三人，在一起同住。

年老的祖母，
殷勤看护着这个青年，
那闲静多愁的姑姑呵，
总是夜夜的哀哭。

远远近近，总是寂静阴沉：
偶然鸟儿飞过，
只听着，鸟翼扑扑作响；
夜莺欲啼不能啼，
偷偷地，落在窗外树枝上。

伊这哭泣的韵调，
触动了他心里的感伤；
——感伤慢慢地起了波浪！

神一般的力，
神一般的光，
——他不能自抑——
使他一边流泪，一边唱！

当他看的时候——
深夜，陪孤灯伴着
顾影自怜的青年；
早晨，小鸟喧噪着
儿女蜜吻的幽欢；
或是罡风呼号着——
分别了梦里的人儿，
吓断了回想的途径。
他唱的是：夕阳染红了江水，
凉风吹来，那些失意人的挽词；
浮烟使月色朦胧，
飘扬着闲淡的哀曲。

他的泪泉有时干，
泪还要流；
他的心血有时枯，
血总是呕。
——他唱了出来，
有的也被人听去。

形骸憔悴而无力，

不能留住他的灵魂！
——他对于他的命运，
有些无可奈何的愧：
他最后躺在床上，
勉强作了一首快乐的歌，
他祈求，“哦，神——
请恕我的罪过！”

祖母以怜悯的心，
把他葬在玫瑰花下。
那忧郁的姑姑呵，
仍是夜夜的哀哭！

每逢春日，
玫瑰花儿依然盛开。
它们盛开之际，
总短不了年轻的人们——
踏着他墓旁的青草，
拿着些玫瑰花朵，
唱着他临死作的歌儿，
由棵棵的玫瑰花丛走过！

1922年11月　初稿

昆仑山飞来的青鸟*

——为北大廿五周年纪念作

凭窗在四层楼上，
你银花一般飘散
神身旁的白鸽儿，
你能不能引导——
引导我的灵魂，
到那圣古的昆仑之墟！

在我昨夜的梦中，
有数不清的青鸟，
唱着清婉的歌调，
他们自云外飞来；
悠悠的白云呵，
一朵一朵地散开。

---

* 原载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

我在梦里紧握着
一个朋友的手儿，
青鸟向我们慰问：
“你们年青的人们
怀里有什么忧闷？
可是有什么期待？

“你们年青的人们
听远方是什么声音？
知我们负了什么使命？”
我紧握着朋友的手儿；
眼前只有青鸟飞翔，
耳边只有青鸟歌唱：

昆仑山上的绿草，
绿草上露珠缀遍；
四围暗森森地寂静，
隐伏着夜的幽灵：
频频不息的钟声，
已唤醒群神的梦境！

在伊们睡眠里边，
梦的盛筵已散——
柔荑一般的手儿
揉开了惺忪的睡眼，
柔荑一般的手儿

理好了乌发的零乱。

伊们懒懒的情绪，
懒慵慵登上昆仑巅，
惆怅着向东方俯瞰——
滔滔不断的黄河，
滔滔不断的长江，
泄不尽伊们的伤感，

黄河，长江，还是同
睡眠以前一样：
怎么在它们两岸，
从前散布的花朵，
竟这样的凋零！
竟这样的枯萎！

竟这样的枯萎！
竟这样的凋零！
竟这样荆棘满眼！
竟这样沙漠无垠！
滔滔不断的江河
怎能将伊们泪液泄尽！

频频不息的钟声
仍在频频敲击，
敲得烦躁的心儿，

对着这荒芜的
荒芜了的田园，
无可奈何的惋惜。

钟声越敲越紧了，
更有迫切的鸡鸣；
无意绪抬起头儿，
染了红色的浮云——
原是初生的旭日，
旭日已初生！

浓郁的森林，
涌出一轮旭日；
绿草上的露珠儿，
清明的阳光闪烁；
日神金箭却射着
含苞的花儿一朵。

含苞的花儿一朵，
在泉之旁，山之腰，
他淡淡地微笑：
“只要有，一朵花，
就不愁，千朵万朵
向四方飘洒。

“只有一朵花儿，

就不愁往昔的凋零，
就不愁荆棘满眼，
就不愁沙漠无限，
泪珠莫要空流，
我正须泪的滋润！”

伊们也随了那
含苞的花朵，
双颊现出笑涡，——
伊们想起三千年前，
三千年前的世上，
比现在更要荒凉——

伊们怎样治洪水，
将洪水导入海洋；
伊们怎样驱猛兽，
将猛兽驱入山中；
怎样将朵朵的花儿
一心一意地栽种。

微微地笑了，
迷迷地笑了，
习习的晨风
吹得丝发飘扬了；
可是旧日的丝竹，
已朽腐不能吹奏了。

山顶上有千载的古桐，
山谷里有新生的蕙草，
清韵的泉声
谱出幽美的歌调——
宫商重按！
丝竹重造！

伊们正在纺织
纺织舞蹈的新衣，
对着黄河长江，
对着含苞的花儿，
对着将来的东方，
含了无穷的笑意。

我在昨夜梦中，
青鸟自云外飞来；
神身旁的白鸽儿，
你能不能引导——
引导我的灵魂，
到那圣古的昆仑之墟。

残年（二首）*

2 金色的发

我情愿将我的灵魂，
葬在你浅金色的发里；——
但是我并不想说，
“女郎呵，我在爱你！”

在我们东方的女郎，
惟有你的金丝美丽；——
可是我并没有说，
“女郎呵，我在爱你！”

好像朵没有毒的罂粟，

* 原载1924年1月18日《文艺旬刊》第19期。原为组诗，题下标明“诗四首”，实为三首。第一首《赠C.S.君》改题《残年》收入《昨日之歌》。

栽在我的怀儿里；——
但是我并不想说，
“女郎呵，我在爱你！”

不知你是怎样的人儿，
不知你是什么脾气；——
可是我并没有说，
“女郎呵，我在爱你！”

永远这般朦朦胧胧地，
发里，怀儿里，梦里；——
但是我并不想说，
“女郎呵，我在爱你，”

12 月 27 日下午

3　一朵憔悴的花

桃李还没有睡醒，
是怎样静悄悄地，
将你这朵粉红色，
不知名的花儿，
轻轻地折了下来，
夹在海涅集里；——
那时你的悲苦呵，
你又能向谁申诉？

你在海涅集里，
度过暮春盛夏，
到了冰雪的严冬，——
你默默地憔悴了！
当时折你的人呵
也是不敢回忆，——
回忆那个时候，
有心呢，还是无意？

12月27日　夜半

愁　云*

愁云浓锁，日光暗淡，
风雪呀，我并没有诅怨；
我在我小小的屋中，
还只当，是三秋将晚。

就使春装的妆点已成，
于我又有什么牵系：
就使河水已溶，汩汩而流，
空使人感到韶光的长逝。

我也曾饮过一些美酒，
酒后沉溺于歌女的明眸；
等到酒醒呵，歌声亦渺，
美酒明眸，又于我何有！

---

* 原载1924年3月25日《文艺周刊》第26期。

在南方飞翔着的鸟儿，
我生怕你是来自江南——
我默祝你不要说，江滨的
杨柳，已惹得人间魂断！

6 月 12 日

夜　饮*

烟是最后一枝，
酒是最后一杯，
白烛只剩下了一些残余——
多病的友人，
你又在异乡醉了！

白昼迟迟，
长夜漫漫；
将何以了此一生——
听流水的呜咽……
付与一声长叹！

一套愁苦的连环，
锁在我们的颈上，
夜已经深到了尽头——

* 原载1924年5月27日《文艺周刊》第35期。

苍白的死色，
在窗外浮漾……

5月11日

赠*

我过了一天，
恰又似老了一年；
你年纪儿轻轻
体态儿盈盈！

我知道我是不能，
我是永久不能，
跪在你的裙边，
分享你的盛筵！

但是春波滟滟，
他是一去不还——
默祝我今夜梦中，
能向你说声珍重！

4月17日

* 原载1924年5月27日《文艺周刊》第35期。

偕翔鹤夜步*

月的光，
灯的光，
我俩的影子，
一会儿短，
一会儿长！

柳下飘蓬，
河旁流浪——
翔鹤呀，
怎不将你的泪珠
滴在我的巾上？

---

* 原载 1924 年 6 月 17 日《文艺周刊》第 38 期。翔鹤即陈翔鹤。

寄《纺轮的故事》*

把这些柔美的故事，
当做燕子着了黑衣，
由南方的海岸，
衔来的彩色珍珠——
用张粉色的纸儿卷起，
放在邮筒中；
我却不曾计算，
究竟要往哪儿寄送？

我想四五天后，
或者有个绿衣邮夫，
他在雨夜深时，
左手拿着这卷书儿，

* 原载1924年6月17日《文艺周刊》第38期。《纺轮的故事》，童话，法国孟代（C. Mendés）著，C. F. 女士译。1924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

右手提着一盏残灯，
将我的心扉轻叩，
将我心扉里酣睡着
酣睡着的人儿唤醒！

雨　夜*

没有烛花儿能剪，
也没有影儿堪觅——
只剩下这点清福，
听半宵疏的细雨。

窗儿总是有些冷，
被儿总是有些寒——
虫儿叫到夜深了，
一切都显着阑珊。

月才露出一点幽光，
却又被浮云遮住——
算只有这点清福，
听几点雨声絮絮。

7月12日　夜

---

* 原载1924年8月12日《文艺周刊》第46期。

别　友*

才听了几次秋宵雨，
便匆匆地送你南去。
山河都从此暗淡了——
没有那银银的光！
没有那蓝蓝的色！

薜荔的叶儿红了墙头，
相思却似一棵长青树。
那参参差差的岁和月——
说是算是无从算，
但是数也无从数！

---

* 原载1925年10月24日《沉钟》周刊第3期。

可 怜 的 人*

聪明的姑娘啊，告诉我说，
我是一个可怜的人，
我应该怎样的工作？
我的春夏是有限的几天，
我的严冬啊，却是，
却是那样的永远！

我是不是应当，
为了那后日的荒凉——
从你的面庞摘下来
那永不凋残的花朵，
在我的心中注满了
你漾漾地眼角的柔波？

我是不是应当，

* 原载1926年10月25日《沉钟》半月刊第6期。

为了那后日的荒凉——
先听你千声万声的呼唤，
在空中化做了旗幡一扇，
它引导着我，（万事苍苍）
走入将来的人海茫茫！

冬天的人*

手携着手儿，做一对冬天的人，
沿着这凝冻的，僵死的湖滨；
我们从早晨走到了黄昏，
脚踏着时间的，片片的伤痕。

你说冬天是一个深沉的，银发的祖母，
我们迟迟地走呵，在她的身边，
她引我们穿过了风雪，走入浓雾，
在雾里我们望见了，远远的春天。

我说姑娘啊，不要那样痴痴地想，
陈旧的春天里，没有我们的希望——
它是陈旧的，像你脱却的裙衫，
它是陈旧的，像我昨日的诗篇。

* 原载1927年1月26日《沉钟》半月刊第12期。

我们最好走入了，前面的疏林，
在林里会听见，一种沉重的声音——
它说，你是少女，我是少年，
刹时我们便看到了，永久的新鲜！

我从林里摘下来，赭色的枯枝，
你从林中拾起来，衰黄的残叶；
我们抱着它们回来，在炉里焚烧，
在炉旁度我们漫漫的长夜。

夜半了，满屋都是树枝香，
火焰跳荡着，渲染我们的面庞；
只相对默默地，坐到天亮，
我们不要灯光，也不要月光。

枯枝衰叶都渐渐地烧尽，
我们的心中却都燃起熊熊的火——
我们的心中各有一个烤火的人，
我的心中是你；你的心中可是我？

寒风儿童一般地，戏弄在我们窗下，
窗外是那重病的，垂死的花圃；
我再也不把你比做桂树，比做樱花，
如今呀，再也没有一点儿樱红，一些儿桂绿！

感谢上帝呀，画出来这样的画图，

在这寂寞的路旁，画上了我们两个，——
雪花儿是梦一样的缤纷，
中间更添上，一道僵死的小河。

我怀里是灰色的，岁暮的感伤，
你面上却浮荡着，绯色的春光——
我暗自思量啊，如果画图里也有声音，
从我内心里一定要迸出来，"亲爱的姑娘！"

你是深深地，懂得我的深意，
你却淡淡地，没有一言半语；
一任远远近近的有情无情，
都无主地，飘蓬在风里雪里。

最后我再也忍不住这样的静默，
用我心内惟一的声音，把画图撕破！
雪花儿还是梦一样地迷濛，
在迷濛中，再也分不清楚你我。

我孤独地走入了，我们昨晚的园林，
一宵的风雪呀，就变了一切；
再也听不见，你那轻倩的步音，
厚厚的湖上冰，薄薄的途中雪！

夜半独立在山坡上，
静听着湖里的冰裂的声音；

仿佛是从松间，我的忧伤，
旧病一般地，侵入了我的深心！

我凝望那繁杂的灯盏星光，
望它们都在我的面前幻灭；
不知是什么，湿遍了我的襟裳，
天空啊，只是冷冷地一轮明月。

在这静默的，月下的园林，
真像是一个女人的，苍白的尸体，
悚悚凉凉地，我苍白的女人，
宇宙真是这样吗，这样冷寂？

人间如果有，这样优美的葬礼，
我应该当你在我身旁时死去——
你的叹息化做我的灵幡，
你的泪珠便是我惟一的祭奠！

人间如果有，这样优美的葬礼，
我应该当你在我身旁时死去——
把你的衣裳做我的棺椁，
把湖里的寒冰，做我永久的圹穴！

狂欢节歌*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许多悲伤的节日，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许多悲伤的节日——
　　清明的前晚烧死了介子推，
　　端阳的黎明溺死了屈原；
　　中秋夜使我们对着明月惭愧，
　　我们永久在重阳的风里雨里凋残：
从元旦数到了除夕，
　　无一刻不在我的心上描画出一刻的辛酸，
我只好在四季以外找了一个时刻，
　　我要为我迸发这无从迸发的狂欢！

听啊，城里是一片呻吟的病苦，
看啊，郊外是一望无边的坟墓；
　　　我慢慢地走，
　　　我细细地寻，

* 原载1928年12月11日《新中华报·副刊》第18号。

没有一处能够容留
我这样心情的一人——
我只好巧妙地在人生以外，
偶然寻到了一个巧妙的所在。

我费尽了我的精心
搭起来彩色的帷幕，
我费尽了我的精心
把筵席灿烂地摆布。

我请来了许多亲密的客人，
我请来了许多亲密的客人——
有爱欲，
有嫉妒，
有忧郁，
有愤怒；
有的像是银发的天神，
有的像是红唇的妓女；
我大声地喊着：欢迎！欢迎！
我热烈地同他们拥抱一起。
我说：朋友啊，谢你们时时伴我，
（无论是春夏秋冬，）
这回难得你们是一起来到，
请吧，请为我多饮几盅！
这里有许多跳舞用的面具，
你们不妨任意地戴在面上——

这里没有黄昏，没有雨雪，
没有星，没有月，也没有太阳：
我只想在此时此地，
同你们一块儿跳舞歌唱！

啊，烛光慢慢地燃，
帘帷轻轻地动，
没有琴声，
只有空气阴阴地波动。
我的客人，人人戴上他的面具，
分不出谁是天神，谁是妓女，
大家都混在当中，
脚步拍——拍——地——跳起。

啊，烛光突然一尺高，
帘帷也悚悚地飘飏；
远远地一阵哀声，
仿佛是战鼓镗镗。
大家的血液都热腾腾地蒸沸，
灵魂溶化成一片大海，
只觉得海水在那儿激荡，
激荡着的是，狂欢节的悲哀！

一会儿：烛光——熄了。
帘帏——撤去了。
声音——寂了。

客人——辞去了。

那个时刻——消逝了。

那个地方——消逝了。

只剩下我眼中的泪液不住地滴，滴，滴，……

只剩下我心里的泪血不住地滴，滴，滴，滴，……

只剩下我全身的泪汗不住地滴，滴，滴，滴，滴，……

昨晚我倚着桥栏*

1

昨晚我倚着桥栏，
冰下忽然听见了欢悦的水声；
水声中我独自抬头看，
啊，满天上尽是春星。

今晚我走近桥边，
梦一般地想：我们轻柔的桨声；
桨声中我们一块儿低头看——
满湖里撒遍了春星。

* 原载 1930 年 2 月 24 日《华北日报·副刊》第 271 号。

2

姑娘啊，你看，
湖上还结着厚重的寒冰；
但昨晚我倚着桥栏，
冰下却听见了呜咽的水声。

在我的面上，看，
也有一层，它渴望着春风；
但当我独自在夜半，——
你听了吗，这冰下的水声？

诗（二首）*

送

伊的步履
踏在这荒凉的
无语的街上，
一步步
一朵朵
街上都开了花——
像是旧的比牙琴
遇见了音乐的上手，
弹出来美妙的乐音。

送伊；
伊走进伊的家门。

* 原载1930年5月12日《骆驼草》第1期，署名至。

"送——" 的心
却永无穷尽：
送伊到房里，
送伊到梦中，
送伊到明日的晨曦……

门外剩一个
没用的身躯
空旷地立在街头
——花的丛里。

发

在伊的发里，
我仿佛
哥伦布的航船——
夜的海上
天连水水连天
发现了一个新的西方：
清新的空气
好似香槟酒，
浓郁的白莲
——伊的睡眠。
新奇，
惊险，
让旧日的尘埃

都消失——在太阳的那边！

“但是呀那是什么地方？”

啊，是一阵薰风
从伊的发里
吹出来
一团梦——

晚　餐*

又到了黄昏的时候
又摆上一份晚餐。
我喘了一喘气，
不得不吃呀
为了明天。

笼里有鸡鸭
圈里有猪羊
牢狱里有囚犯
医院里有垂死的病人：
它们也都望着眼前的黑暗
吃着它们的晚餐。

感谢吧——
在这黄昏的时候
吃着我今日的晚餐。

* 原载1930年5月19日《骆驼草》第2期，署名至。

日　　落*

我一直地走到
我长长的身影
浸入树阴；
我心里吟唱着
“一日”死亡。

我倒在树前
抱着个辛苦的十字——
忽然，一幅 Pietà①
血淋淋
显现心头……

在这不能见伊的一天
我过了一生的苦难。

---

* 原载 1930 年 6 月 2 日《骆驼草》第 4 期，署名至。Pieta，意大利语，圣母玛利亚膝头抱着基督遗体的图画或雕刻。

① 有悲悯、虔诚的含义，在西方雕刻、绘画中，表现耶稣死后他的母亲玛利亚十分悲痛的情景，叫做 Pietà。

星期五的夜晚[*]

我今宵的生命
被握在神的手中，
他一点儿也不肯放松。

让月亮满了还要满，
果子熟了还要熟——
难到说一切的往例
如今呀，都已变更？

我渴望着明天，
明天的相见——
漫长的今宵啊，
竟似一个垂危的人，
冷酷的上帝指着他，
“不准死！”

* 原载1930年7月7日《骆驼草》第9期，署名至；总题《诗》，共二首。此为第一首，第二首编入《十四行集》。

诗（二首）*

夜半的园林

看这夜半的园林
是一个垂死的恋人。

船儿在坞里
——爱已经葬在深心，
再也不在心湖上打桨
打得湖面上都是笑纹。

微光在林里
隐藏着是如此幽深，
——它一点残余的回忆
在那儿羞涩地追寻。

* 原载1930年8月18日《骆驼草》第15期。

看这夜半的园林
是一个垂死的恋人。

“我们不要回去吧，
不要问冷露湿了衣襟；
我们好好地安慰它，看护它，
用我们无限的温存。”

酒　醒

我酒醒自问，
生命啊
在什么地方？
过去的时光已经非我所有，
将来的岁月也要去我不停，
那些水一般流动的
留不住我的生命。

我也曾相信
它散布于宇宙的万象，
它潜伏在我深深的灵府，
它随着白云飘浮，
它充实了我的梦境——

但是呀，

那都像是昨夜的酒
从我全身
蒸发出无边的幻想……
如今——
它们离开了
我的身体，
它们散入了
远远的虚空。

诗四首*

夜（二）

我夜夜回到我的家里，
像是从一条很远很远的道路：
“我今天所走的都是迷途”——
明天的道路我要从新开始。

一晚呀，我会回到我的家里，
像是从一条很远很远的道路，
“我一生所走的都是迷途”——
明日的道路我却再也不能开始。

* 原载1934年2月18日《沉钟》半月刊第34期。其中第一首《夜（一）》后改题为《无眠的夜半》收入《冯至诗选》，这里只编入后三首。

海 歌

在海水的那边，
是些迷路的灵魂：
鸟儿没有巢，
船儿没有坞。

在海水的这边
是些空虚的躯壳：
巢里没有鸟，
坞里没有船。

雪 后

看这面前的坦白的世界
蓝天，绿松，雪地——
我们脱去了五千年的衣裳，
万物都认我们是他们的亲戚。

我们像是两条窄窄的溪流，
从一座古老的深潭；
看这面前的坦白的世界，
我们今天回到了我们的根源。

不要说我们的母亲都已死亡，

她们已化成了我们共同的“祖母”；
我们回到了我们的根源，
“祖母”的面貌就在那潭水的深处。

看这面前的坦白的世界，
蓝天，绿松，雪地——
我更认识了你是女，我是男，
万物都认我们是他们的亲戚。

威　尼　斯*

无数寂寞的岛屿
织就了一座美丽的城。
它是理想世界的缩影——
其中的人们，寂寞，孤零。

彼此通消息，这边是
一架桥梁，那边窗对着窗——
此外家家都关起门，紧抱着
几百年的隆替兴亡。

水街上是这般宁静，
一任远来的行人仔细倾听；
傍晚穿过长怨桥下，只依稀
听见了叹息三两声。

* 原载1935年12月6日《大公报·文艺》第55期。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中国的人民是怎样
度过了你死后的一年？
　　你沉着的声音在说：
　　我知道，我都知道。

你热望的
变得更为遥远，
你憎恨的却在到处蔓延。
　　你沉着的声音在说：
　　我知道，我都知道。

人人明白
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欺骗，

---

* 此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以第一句为题。作者自注："1947 年 7 月闻一多逝世一周年，开会时写的一首诗。"

却又甘心生活在欺骗里边。
　　你沉着的声音在说：
　　我知道，我都知道。

只有青年
勇敢地在和罪恶战斗，
勇敢地忍受着罪恶的摧残。
　　你沉着的声音在说：
　　我知道，我都知道。

从你死后
你并没有闭上你的巨眼，
一分一秒也不曾睡眠。
　　你沉着的声音答道：
　　我分担，我都分担。

第一首歌*

(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四”作)

三千年的老岁月
　退给了年青的今天；
三十年的青年的血
　换来了灿烂的今天。

在这三十年的过程
　有离叛，有坚持——
离叛的是自然淘汰，
　坚持的给我们证实：

腐朽的都成为阴影
　沦入无底的深渊；

* 原载 1949 年 5 月 3 日《北京大学五四纪念特刊》。

三十年前的一粒光
　如今照遍了山川。

我们起始歌唱
　我们的第一首歌，
像人类从木石里
　第一回钻出来火。

我们起始歌唱
　我们的第一首歌，
像人类才有了锄头
　第一回到田里耕作。

我们起始歌唱
　我们的第一首歌，
隔离久了的心
　如今又融成一个。

脖子上没有了锁链，
　脸面上恢复了红颜：
三十年前的一粒光
　如今照遍了山川。